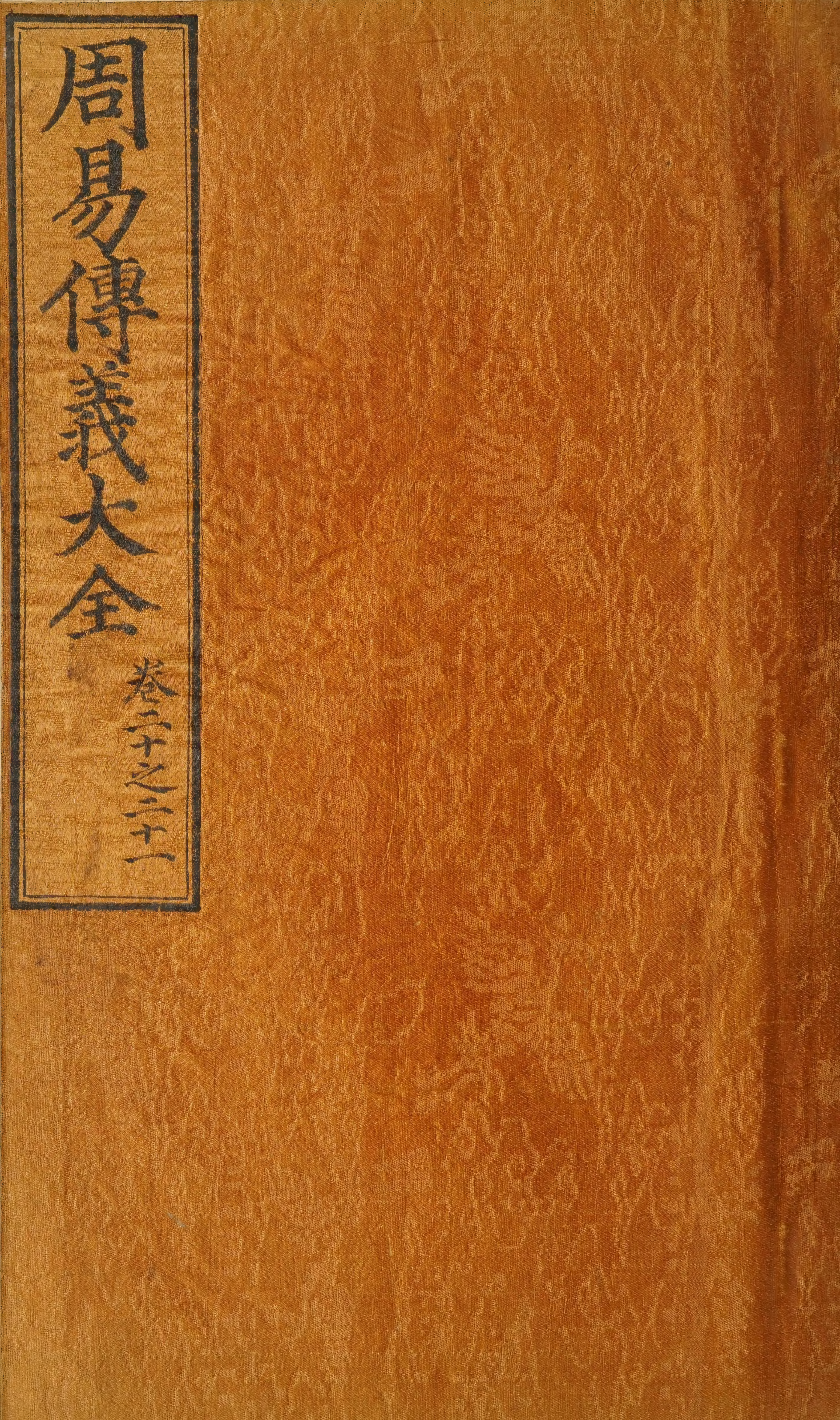

周易傳義大全
卷二十之二十一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二十

傳 巽序卦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羇旅親寡非巽順何所取容苟能巽順雖旅困之中何往而不能入巽所以次旅也爲卦一陰在二陽之下巽順於陽所以爲巽也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傳 卦之才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巽與兌皆剛中正巽說一作兌義亦相類而兌則亨巽乃小亨者兌陽之爲也巽陰之爲也兌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內性

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本義】巽入也。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性能巽以入也。其象爲風。亦取入義。陰爲主。故其占爲小亨。以陰從陽。故又利有所往。然必知所從乃得其正。故又曰利見大人也

朱子曰。巽有入之義。巽爲風如風之入物。只爲巽。便能入。義理之中。无細不入○厚齋馮氏曰。巽一陰在二陽下。取義卑也。順也。伏也。入也。卑以其下於陽。順以其承於陽。伏以其藏於下。入以其進於下。其象爲風。亦以其委曲而入於物。无所不順也○中溪張氏曰。小謂初四二陰也。順則能亨。故曰小亨。而利有攸往者。剛得中也。大人者。二五也。利見之者。則初四也○雲峯胡氏曰。上經自乾坤後。震坎艮三男皆用事。至小畜。履。巽兌方用事。小畜者。小巽之一陰也。下經震艮旣重之後。至此方見巽兌之重。巽之彖曰小亨。亦小巽之一陰也。一陰之萌。聖人每抑之如此。八卦之重。上經乾先而坤次之。坎先而離次之。下經震艮先而巽兌次之。皆崇陽也。巽次旅。旅曰小亨。離之一陰也。此小亨。巽之一陰也。利有攸往

利見大人。二陰上從二五之陽也。從陽爲陰之利。不從陽不利矣

彖曰。重巽。以申命

(傳)重巽者。上下皆巽也。上順道以出命。下奉命而順從。上下皆順。重巽之象也。又重爲重複之義。君子體重巽之義。以申復其命令。申。重復也。丁寧之謂也(本義)釋卦義也。巽順而入。必究乎下。命令之象。重巽。故爲申命也

朱子曰。巽卦是於重巽上取義。重巽所以爲申命。○問重字之義。曰。只是重卦。八卦之象皆是如此。○問申字是兩番降命令否。曰。非也。只是丁寧反覆說。便是申命。巽。風也。風之吹物。无處不入。无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淪肌浹髓。亦如風之動物也○申字是丁寧反覆之意。風无所不入。如命令之丁寧告戒无所不至。故象以之

○建安丘氏曰。重巽。上下皆巽也。巽之德順而善入。而於象爲風。風者。天之號令。故有命令之象。內巽者。命之

始。外巽者。申前之命也。君子於命令重復而丁寧之。則柔順而入人也易。故曰重巽以申命。○蛟峯方氏曰。人君之巽。莫大於順人心以行事。發號施令。最不可以不順。我以爲順。人不以爲順。未可也。上順下。下不順於上。未可也。必三令五申。使人心具孚而後行之。此人君重巽之事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

傳 以卦才言也。陽剛居巽而得中正。巽順於中正之道也。陽性上。其志在以中正之道上行也。又上下之柔皆巽順於剛。其才如是。雖內柔可以小亨也。鄭氏剛中曰。九二。巽乎中者也。重巽則兼五言之。故曰巽乎中正而志行。初六。順乎剛者也。重巽則兼四言之。故曰柔皆順乎剛。○隆山李氏曰。若剛不順乎中正。則將褊隘而爲邪。若柔不順乎陽剛。則將柔媚而爲諂。故柔順乎剛剛順乎中正者。所以爲巽之體也。若徒以一陰潛伏謂之爲巽。而不究乎陰畫在二陽之下有順乎陽剛之象。陽畫在二五之

位有順乎中正之德。則巽之所以致亨者不可得而見矣

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傳 巽順之道。无往不能入。故利有攸往。巽順雖善道。必知所從。能巽順於陽剛中正之大人則爲利。故利見大人也。如五二之陽剛中正。大人也。巽順不於大人。未必不爲過也 本義 以卦體釋卦辭。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指九五。柔謂初四 建安丘氏曰。巽二五。剛也。巽雖主於柔而二五之剛得中。故論成卦。則以初四之柔爲主。論六爻。則以二五之剛爲重。惟二五之剛能巽乎中正。則剛不過而志得行矣。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此以二五兩爻釋利有攸往之義。柔。謂初四。剛。謂二五也。皆順。謂初順二四順五也。柔者多不能自振。故必順乎剛。則柔得剛助而後可行。故曰柔皆順乎剛。此以初四兩爻釋利見大人之義 ○ 隆山李氏曰。利見大

人者蓋指二五以陽剛之畫處中正之位而初四二陰出而順從之乃所以爲利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傳 兩風相重（從一作）隨風也隨相繼之義君子觀重巽相繼以順之象而以申命令行政事隨與重上下皆順也上順下而出之下順上而從之上下皆順重巽之義也命令政事順理則合民心而民順從矣

本義 隨相繼之義或問巽順以入於物必極乎下有命令之象而風之爲物又能鼓舞萬類所以君子觀其象而申命令朱子曰風便也是會入物事○李氏曰天下有風姤所以施命若風相隨而至則是申命不一之象古之出命者必反復申戒之然後其事可行於天下○建安丘氏曰巽爲風而風者所以發揚天之號令風隨風而不逆此重巽之象也在上之君子體隨風之巽出而發號施令凡事必申復詳審一再命之然後見之行事則四方風

動。順而易入。申命者。所以致其戒於行事之先。行事者。所以踐其言於申命之後○雲峯胡氏曰。命。風象。申命。隨風象○平庵項氏曰。巽主命令。重巽故以申命行事。凡卦之有巽者多言文教風俗之事。小畜之懿文德。蠱之振民育德。觀之觀民設教。姤之施命誥四方。漸之居賢德善俗。鼎之正位凝命。皆此意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傳六以陰柔居卑巽而不中。處最下而承剛。過於卑巽者也。陰柔之人卑巽太過。則志意恐畏而不安。或進或退。不知所從。其所利在武人之貞。若能用武人剛貞之志。則爲宜也。勉爲剛貞。則无過卑恐畏之失矣 本義初以陰居下。爲巽之主。卑巽之過。故爲進退不果之象。若以武人之貞處之。則有以濟其所不及。而得所宜矣 節齋

蔡氏曰。進退。巽柔不決也。利武人之貞。斷決也。位剛。故有此象○雲峯胡氏曰。巽爲進退。爲不果。初處重巽之下。性柔進退不能決。唯臨事如武人之貞。斯无進退之疑矣。此與履六三皆以陰居陽。故皆稱武人。此以陰居下卦之下。武人之貞。勉之之辭也。履之三以陰居下卦之上。武人爲于大君。危之之辭也。故小象於此曰志治。於彼曰志剛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傳 進退不知所安者。其志疑懼也。利用武人之剛貞以立其志則其志治也。治謂修立也 臨川吳氏曰。進退者。志之疑。能如武人之剛强。則志治矣○建安丘氏曰。初六不武甚矣。能以其剛烈不屈之氣而矯其巽懦不立之志。然後得其正。而向之志疑者轉而志治也。苟過於强悍不得其正。則其志亂矣。何治之有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傳二居巽時以陽處陰而在下過於巽者也牀人之所安巽在牀下是過於巽過所安矣人之過於卑巽非恐怯則諂說皆非正也二實剛中雖巽體而居柔爲過於巽非有邪心也恭巽之過雖非正禮可以遠恥辱絕怨咎亦吉道也史巫者通誠意於神明者也紛若多也苟至誠安於謙巽能使通其誠意者多則吉而无咎謂其誠足以動人也人不察其誠意則以過巽爲諂矣

本義二以陽處陰而居下有不安之意然當巽之時不厭其卑而二又居中不至已甚故其占爲能過於巽而丁寧煩悉其辭以自道達則可以吉而无咎亦竭誠意以祭

祀之吉占也 朱子曰。九二得中。所以過於巽爲善。用史巫紛若吉。看來是箇盡誠以祭祀之吉占○建安丘氏曰。牀下。初也。古者尊上坐於牀。卑者拜跪於牀下。牀下。卑者之所處也。二以陽居陰失位不安。乃欲巽柔而處卑巽。在牀下之象也○厚齋馮氏曰。周官史掌卜筮。巫掌祓禳。卜筮。所以占其吉凶。祓禳。所以除其災害○潘氏曰。以陽處陰。過於巽也。故九二上九皆有牀下之象。然上九喪其資斧。九二可用於史巫。二得中而上失中也○雲峯胡氏曰。牀。所安也。剝牀在陰爻言之。是以陰剝陽。使陽不能安。巽在牀下在陰爻言之。是以陽處陰。陽不能自安。巽之過者每失之不誠。史職卜筮。巫職禱祠。丁寧煩悉其辭以自道達於鬼神。雖巽之過而誠者也。如是。則吉无咎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傳 二以居柔在下。爲過巽之象。而能使通其誠意者衆多紛然。由得中也。陽居中爲中實之象。中既誠實。則一无

則人自當信之。以誠意則非諂畏也。所以吉而无咎。中溪

字張氏曰。他事過巽非所宜。唯用史巫紛然其多。則可以導達其誠意於神明。人能以事神之禮而事上。則吉而无咎。蓋以九二得乎中道故也

九三。頻巽。吝。

【傳】三以陽處剛不得其中。又在下體之上。以剛亢之質而居巽順之時。非能巽者。勉而爲之。故屢失也。居巽之時。處下而上臨之以巽。又四以柔巽相親。所乘者剛。而上復有重剛。雖欲不巽得乎。故頻失而頻巽。是可吝也

【本義】過剛不中。居下之上。非能巽者。勉爲屢失。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九三頻巽。不比頻復。復是好事。所以頻復爲无咎。巽不是甚好底

事。九三別无伎倆。只管今日巽了明日又巽。自是可吝○童溪王氏曰。九三居兩巽之間。一巽旣盡。一巽復來故曰頻巽。夫謂之頻巽。則頻失可知。蓋九三以剛處剛。畀巽之志不出於自然而勉爲之。是可吝也○雲峯胡氏曰。復六三頻復厲。巽九三頻巽吝。聖人不重无過重改過。屢失屢復。復在失後。故无咎。三之剛非能巽者。屢巽屢失。失在巽後。故吝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傳 三之才質本非能巽。而上臨之以巽。承重剛而履剛。勢不得行其志。故頻失而頻巽。是其志窮困。可吝之甚也 童溪王氏曰。前倨後恭。動而易窮。豈其志歟。故曰志窮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傳 陰柔无援。而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四以陰居陰。得

巽之正。在上體之下。居上而能下也。居上之下。巽於上也。以巽臨下。巽於下也。善處如此。故得悔亡。所以得悔亡。以如田之獲三品也。田獲三品。及於上下也。田獵之獲分三品。一爲乾豆。一供賓客與充庖。一頒徒御。四能巽於上下之陽。如田之獲三品。謂遍及上下也。四之地本有悔。以處之至善。故悔一无悔字亡而復有功。天下之事苟善處則悔或可以爲功也

本義 陰柔无應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以陰居陰。處上之下。故得悔亡。而又爲卜田之吉占也。三品者。一爲乾豆。一爲賓客。一以充庖

朱子曰。田獲三品。伊川主張作巽於上下說。說得較牽強。○卜田之吉占特於巽之六四言之。此等處有可解者。有

不可解者。只得虛心玩味。闕其所疑。不可強穿鑿也○雙湖胡氏曰。王制。天子諸侯无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穀梁傳註。乾豆。謂腊之以爲祭祀豆實也○廬陵龍氏曰。詩車攻註。自左膘達右髃爲上殺。達右耳本爲中殺。左髀達右䯒爲下殺。此又三品也。面傷剪毛不成禽皆不獻。一舉而獲三品。此又田狩最吉之占○雲峯胡氏曰。三得陽之正而吝。四得陰之正而悔亡。何也。三剛而不中。非能巽以入者。四得陰柔之正。且以巽而入於二陽之中。故非特悔亡。且用有獲焉。田。武事也。初利武人之貞。四之田獲。田武而有功者也。下三爻有貴賤之等。故曰三品。或曰。三陽剛在下體之上。乾豆象。初與己配。賓客象。二應五。充君庖之象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傳 巽於上下。如田之獲三品而遍及上下。成巽之功也

中溪張氏曰。蒐田而獲其三品。獲禽之多。故曰有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先西薦反 後胡豆反

傳 五居尊位爲巽之主命令之所出也處得中正盡巽之善然巽者柔順之道所利在貞非五之不足在巽當戒也既貞則吉而悔亡无所不利貞正中也處巽出令皆以中正爲吉柔巽而不貞則有悔安能无所不利也命令之出有所變更也无初始未善也有終更之使善也若已善則何用命也何用更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出命更改（一作故）之道當如是也甲者事之端也庚者變更之始也十干戊己爲中過中則變故謂之庚事之改更當原始要終如先甲後甲之義如是則吉也解在

蠱卦 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巽體故有悔以有貞而吉也故得亡其悔而无不利有悔是无初也亡之是有終也庚更也事之變也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丁所以丁寧於其變之前癸所以揆度於其變之後有所變更而得此占者如是則吉也 朱子曰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不知是如何看來又似設此爲卜日之占模樣蠱之先甲三日是辛後甲三日是丁此卦先庚三日亦是丁後庚三日是癸據丁與辛皆是古人祭祀之日但癸日不見用處○无初有終也彷彿是伊川說始未善是无初更之而善是有終自貞吉悔亡以下都是這一箇意思一如坤卦先迷後得以下都只是一箇意思○先庚後庚是說那後更變了底一截○建安丘氏曰九五以剛健居中正之位出令之主也夫命出於上則下无不從能貞而吉則其悔可亡且无所往而不利矣申命以後巽爲用故曰无初有終○中溪張氏曰蠱言先後甲而曰終則

有始。巽言先後庚而曰无初有終。何耶。蓋甲者。十干之首。事之端也。故謂之終則有始。庚者。十干之過中。事之當更者也。故謂之无初有終。況巽九五乃蠱六五之變。蠱者。事之壞也。以造事言之。故取諸甲。巽者。事之權也。以更事言之。故取諸庚。易於甲庚皆曰先後三日者。蓋聖人謹其始終之意也。○雲峯胡氏曰。文王發先天於彖。故取先天艮巽前後三卦其方爲甲。周公發後天於爻。故取後天艮巽前後三卦其方爲庚。巽體本无艮。九五變則爲巽下艮上之蠱。故特於此爻發之。先庚後庚申命以防蠱也。與先甲後甲又自相貫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傳 九五之吉。以處正中也。得正中之道。則吉而其悔亡也。正中。謂不過无不及。一作无過不及 正得其中也。處柔巽與出命令。唯得中爲善。失中則悔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傳 牀人所安也。在牀下。過所安之義也。九居巽之極。過於巽者（一无者字）也。資。所有也。斧。以斷也。陽剛本有斷。以過巽而失其剛斷。失其所有。喪資斧也。居上而過巽至於自失。在正道爲凶也

本義 巽在牀下。過於巽者也。喪其資斧。失所以斷也。如是則雖貞亦凶矣。居巽之極。失其陽剛之德。故其象占如此

誠齋楊氏曰。上九位極人臣。身極崇高。愛其富貴權勢而患失之心生。故必極其巽順阿諛以保其所有。不知順愈過。身愈危。小則喪資用。大則喪權勢。雖正亦凶。況不正乎○白雲郭氏曰。九二。有爲之臣也。以巽用剛者也。上者。巽之極也。巽極不知變而欲同九二之道。則其過也甚矣○雲峯胡氏曰。牀下。亦以陽居陰不安之象。旅九四以剛居柔曰得其資斧。巽上九以剛居柔而反喪其資斧何也。旅貴於用柔。故以剛居柔者得之。巽戒乎過柔。故巽極以剛居柔者失之。或曰。離爲戈兵。旅九四

本離。故得資斧。巽上九在亙離之外。故喪資斧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傳 巽在牀下。過於巽也。處卦之上。巽至於窮極也。居上而過極於巽。至於自失。得爲正乎。乃凶道也。巽本善行。故疑之曰得爲正乎。復斷之曰乃凶也

本義 正乎凶。言必凶

雲峯胡氏曰。程傳謂正乎。疑辭。凶也。必辭。本義以爲必凶。蓋大壯之初曰其孚窮。言必窮。此曰正乎凶。言必凶。○黃氏曰。巽以初與四爲主。初進退。四有獲。何也。初在下卦。伏亦甚焉。四在上卦。巽其揚揚矣。凡巽不欲過。二中吉。五中正吉。三過中。故吝。上窮巽。故凶也。○建安丘氏曰。巽。順也。以一陰而順乎上之二陽也。在卦以二柔爲巽主。初柔居剛。未安於巽。故有進退之疑。四柔居柔。巽其安矣。故有功。三與五皆以剛居剛。而五得中。故五吉而三吝。二與上皆以剛居柔。而二得中。故二吉而上凶。大抵巽之爲卦。以居中得位爲善。二得中。得中

而失位。三四得位而失中。初上則位與中俱失。皆不能盡巽之道也。唯以九居五。位乎中正。此所以貞吉而爲申命之主歟

☱ 兌下兌上

傳 兌序卦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物相入則相說。相說則相入。兌所以次巽也

兌。亨利貞

傳 兌說也。說致亨之道也。能說於物。物莫不說而與之。足以致亨。然爲說之道。利於貞正。非道求說。則爲邪諂而有悔咎。一作吝 故戒利貞也 本義 兌說也。一陰進乎二陽之上。喜之見乎外也。其象爲澤。取其說萬物。又取坎

水而塞其下流之象。卦體剛中而柔外。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於貞。蓋說有亨道。而其妄說不可以不戒。故其占如此。又柔外故爲說亨。剛中故利於貞。亦一義也

朱子曰。川壅爲澤。坎爲川。兌爲澤。澤是水不流底。坎下一畫閉合時。便成兌卦。便是川壅爲澤之象。○隆山李氏曰。以陽下陰。陰陽相說。故曰兌亨。亦猶咸之所以爲亨也。○漢上朱氏曰。二五剛中而五又正。乃戒以利貞。在二三四不正。則陷於邪諂。悔吝將生。○建安丘氏曰。嘗攷三女之卦。聖人多以貞戒之。離曰利亨貞。巽曰利貞。兌曰亨利貞。皆以正言也。三男之卦則不言貞。震曰亨。坎曰心亨。艮曰艮其背而已。蓋陰柔之質多病於不正。而陽剛之體爲能有立也。○雲峯胡氏曰。卦辭與咸同。咸以艮陽下兌陰則相感。感則亨矣。而相感易失於不正。兌以二陽下一陰則相說。說則亨矣。而相說亦易流於不正。利貞者。戒辭也。三男之卦不言利貞。剛固貞也。故咸取无心之感。兌取不言之說

彖曰兌說也說音悅下同

本義 釋卦名義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先西薦反又如字難乃旦反

傳 兌之義說也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爲陽所說也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故爲說而能貞也利貞說之道宜正貞一作也卦有剛中之德能貞者也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

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於其心而說服无斁故以之先民則民心說隨而忘其勞率之以犯難則民心一无心字說服於義而不恤其死說道之大民莫不知勸勸謂信之而勉力順從人君一作君人之道以人心說服爲本故聖人贊其大

本義 以卦體釋卦辭而極言之

朱子曰兌說若不是剛中便成邪媚下面許多道理都從這箇剛中柔外來說以先民如利之而不庸順天應人革卦就革命上說兌卦就說上說後人都做應天順人說了到了順天應人是言順天理應人心又曰說若不剛中便是違道干譽○隆山李氏曰柔外故能說剛中故能利貞內剛而利貞者說之以道也若柔見乎外而內不剛是乃所以爲侫說之說非和說之說也要必剛實在中外雖和而中有守是以

和而不流。此說之出于貞而與天人合也○建安丘氏
曰。兌之義。說也。剛中。指二五。柔外。指三上。外雖柔說中
實剛介。故兌亨利在貞正。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革
兌二彖皆有順天應人之說。革之順應。以湯武革命而
言也。兌之順應。以剛中柔外說以利貞而言也。兌上爲
君。兌下爲民。夫逸與生。人之所好。勞與死。人之所惡。此
常情也。今乃忘勞忘死。豈人之情也哉。殊不知說以先
民。則勞之者正所以逸之也。說以犯難。則生之所以爲
仁。殺之亦所以爲仁也○誠齋楊氏曰。天人俱說。是惟
无事无難也。有事而與民趨之。則勞而忘勞。有難而與
民犯之。則死而忘死。忘死忘勞。非人之情也。而忘之者
說而不自知其勞且死也。曷爲而說也。知聖人勞我以
逸我。死我以生我也。是以說而自勸也。夫勸民與民自
勸。相去遠矣。是以聖人大之曰。說之大民勸矣哉○中
溪張氏曰。禹之隨山濬川。非說而忘勞者乎。湯之東征
西怨。非說而忘死者乎○雲峯胡氏曰。說易於不正。必
剛中而後說也正。說之正。則能順乎天而應乎人。以先
民則民忘其勞。以犯難則民忘其死。皆所以爲說之大
也。然不正
則不大矣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傳 麗澤。二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先儒謂天下之可說。莫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固可說之大者。然當明相益之象 程子曰。天下之悅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悅无害。

兌澤有相滋益處。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本義 兩澤相麗。互相滋益。朋友講習。其象如此 節齋蔡氏曰。講兌象。習。重兌象。○進齋徐氏曰。天下之至可說者。无如朋友講習。講而不習。則言語徒詳。紬繹无得。雖曰爲學。亦將枯燥生澀而无可耆之味。危殆杌桯而无可卽之安矣。豈能終悅懌於心乎。故必從容論說以講之於先。又必切實體驗以習之於後。則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麗澤之益。庶乎其有

相資之實而眞說在我矣

初九和兌吉

傳 初雖陽爻居說體而在最下无所係應是能卑下和順以爲說而无所偏私者也以和爲說而无所偏一无偏字私說之正也陽剛則不卑居下則能巽處說則能和无應則不偏處說如是所以吉也

本義 以陽爻居說體而處最下又无係應故其象占如此節齋蔡氏曰爻位皆剛不比於柔得說之正和而不流於邪者也故吉○雙湖胡氏曰兌自有和義和獨於初言者以其得陽剛之正且和說之體故首言之且爲吉占也○縉雲馮氏曰初以陽德處下无欲於三无嫌於二是樂易君子謙退溫恭以待物之象也○雲峯胡氏曰君子和而不同同與和異處說體之下得陽剛之正是說而不流於邪故其象爲和其占爲吉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傳 有求而和則涉於邪諂初隨時順處（一作處順）心无所係无所爲也以和而已是以吉也象又以其處說在下而非中正故云行未疑也其行未有可疑謂未見其有失也若得中正則无是言也說以中正爲本爻直陳其義象則推而盡之

本義 居卦之初其說也正未有所疑也

雲峯胡氏曰四比三之陰有商兌之疑初剛正去三遠故未有疑○進齋徐氏曰疑謂疑於陰也卦四陽惟初與陰无係故未疑若二則疑於三五則疑於上矣

九二孚兌吉悔亡

傳 二承比陰柔陰柔小人也說之則當有悔二剛中之

德孚信內充。雖比小人。自守不失。君子和而不同。說而不失剛中。故吉而悔亡。非二之剛中。則有悔矣。以自守而亡也

〔本義〕剛中爲孚。居陰爲悔。占者以孚而說。則吉而悔亡矣

張子曰。私係於近。悔也。誠於接物。信而不妄。吉且悔亡○融堂錢氏曰。中實爲孚。二五剛中。故皆曰孚。○西溪李氏曰。二應五。君臣同德而相說。孚兌之吉也。○雲峯胡氏曰。二孚孚五也。以陽居陰本有悔。孚五則吉而悔亡。然以九二則悔亡。以九五則有厲。何也。六三爲兌主。說猶未極。上六成兌之主而居兌之極。二比三。能不孚乎三而孚五。故吉。五。兌之君也。而比上。不孚乎二而孚上。有厲矣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傳〕心之所存爲志。二剛實居中。孚信存於中也。志存誠信。豈至說小人而自失乎。是以吉也

中溪張氏曰。二處大臣之位。當兌說

之世。而天下視其所說以爲趨向者也。苟非孚信出於剛中之志。鮮不爲六三說媚之所惑矣

六三。來兌凶

傳 六三陰柔不中正之人。說不以道者也。來兌就之以求說也。比於在下之陽。枉己非道就以求說所以凶也。之內爲來。上下俱陽而獨之內者。以同體而陰性性一作陰下也。失道下行也 本義 陰柔不中正爲兌之主。上无所應而反來就二陽以求說。凶之道也 雲峯胡氏曰。六三陰柔不中不正而來求說於剛。初剛而正。二剛而中。必不從也。凶可知矣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傳 自處不中正。无與而妄求說。所以凶也 建安丘氏曰。六三柔而不

中。故來就在下之陽而有妄說之凶。无他以柔居剛。位不當故也。來者。反而之內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傳 四上承中正之五而下比柔邪之三。雖剛陽而處非正。三陰柔陽所說也。故不能決而商度未寧謂擬議所從而未決。未能有定也。兩間謂之介。分限也。地之界則加田。義乃同也。故人有節守謂之介。若介然守正而疾遠邪惡則有喜也。從五。正也。說三。邪也。四近君之位。若剛介守正疾遠邪惡。將得君以行道。福慶及物。爲有喜也。若四者得失未有定。繫所從耳

本義 四上承九五之中正而下比六三之柔邪。故不能決而商度所說。未能

有定然質本陽剛故能介然守正而疾惡柔邪也如此則有喜矣象占如此爲戒深矣朱子曰兌巽卦爻辭皆不端的可以移上移下如剥卦之類皆確定移不得不知是如何如和兌商兌之類皆不甚親切○進齋徐氏曰天下之理是非不兩立公私不並行好善則疾惡從正則遠邪此君子小人之分也然邪念未易去也自非介然剛特有守之君子鮮不爲邪柔之所移奪一牽於柔則將淪胥而爲小人之歸矣豈不可畏哉況夫以陽剛之才處近君之位詔王以八柄馭臣者也所以奔走服役於其下而求說於我者无所不至況又與之親比者乎商兌未寧正天理人欲公私界限處不可不審所從也聖人以介疾有喜言之所以開示正道隄防邪心其意切矣○雲峯胡氏曰九四介乎三五之間商兌而未寧必舍三從五截然有限介然有守疾邪如此有喜矣蓋位柔有商兌之象質剛又有介疾之象或能如此則三雖欲爲之疾可有喜矣疾與喜相反无妄之疾損其疾皆以有喜言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傳所謂喜者若守正而君說之則得行其剛陽之道而

福慶及物也 中溪張氏曰九四之質本剛苟能介然自守而釋其疑疾使說媚之小人不能爲我之病則上承九五之中正而得君臣相說之道豈不有喜而有慶乎○誠齋楊氏曰六三者君心之膏肓也九四者膏肓之鍼艾也故九四者六三之所甚不喜也六三不喜則九四有喜矣非九四之私喜也天下國家之大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傳九五得尊位而處中正盡說道之善矣而聖人復設有厲之戒蓋堯舜之盛未嘗无戒也戒所當戒而已雖聖賢在上天下未嘗无小人然不敢肆其惡也聖人亦說其能勉而革面也彼小人者未嘗不知聖賢之可說

也。如四凶處堯朝隱惡而順命是也。聖人非不知其終惡也。取其畏罪而强仁耳。五若誠心信小人之假善爲實善而不知其包藏。則危道也。小人者備之不至則害於善。聖人爲戒之意深矣。剝者消陽之名。陰消陽者也蓋指上六。故孚于剝則危也。以五在說之時而密比於上六。故爲之戒。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安得不戒也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

[本義] 剝。謂陰能剝陽者也。九五陽剛中正。然當說之時而居尊位。密近上六。上六陰柔。爲說之主。處說之極。能妄說以剝陽者也。故其占但戒以信于上六。則有危也 朱子曰。九五只是上比於陰。故有此戒○進齋

徐氏曰。上柔處說之極。无他係應。惟附五以求說也。五位雖當。上柔親附。說而信之。必至剝剛。故曰孚于剝○建安丘氏曰。九五剛中當位。說將極而密與上比。陽方有說陰之意。而上復引之以爲說。五若不虞其害已而妄信之。則將見剝於陰矣。故曰孚于剝。柔剝剛則剛危。故有厲。五位雖正。而所說不正故也○雲峯胡氏曰。說之感人。最爲可懼。感之者將以剝之也。况爲君者易狃於所說。故雖聖人且畏巧言令色。而况凡爲君子者乎。兌秋之終。九月爲剝。他爻皆稱兌。五不稱兌而稱剝。深爲君子戒也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傳 戒孚于剝者。以五所處之位正當。戒也。密比陰柔。有相說之道。故戒在信之也 本義 與履九五同。沙隨程氏曰。二五同爲陰所乘而所孚不同者。二陰位不過剛。故孚于五。五以剛居陽。故孚于剝。孔子謂位正當者如此○雲峯胡氏曰。履否兌中孚九五皆曰位正當。而此獨與履同何也。否中孚九五位正當而能稱其居。履兌不能稱其位

者也。兼須兌皆有厲之辭。須五當君位而凡事決之以已見。雖正且危。兌五當君位而密比於小人。不正之危又何如也

上六。引兌

傳 他卦至極則變。兌爲說。極則愈說。上六成說之主。居說之極。說不知已者也。故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然而不至悔咎何也。曰。方言其說不知已。未見其所說善惡也。又下乘九五之中正。无所施其邪說。六三則承乘皆非正。是以有凶 臨川吳氏曰。說至於上。可以已矣。樂不可極也。陰柔但知以說爲事。於說之終又引而長之。豈君子之說哉

本義 上六成說之主。以陰居說之極。引下二陽相與爲

說而不能必其從也。故九五當戒。而此爻不言其吉凶

雲峯胡氏曰。凡陰爻稱引。萃六二引吉。引下而升也。故吉。兌上六引二陽而說。引之者將以剥之也。五言有厲。上不言凶可知矣。或曰。兌爲口舌。六爻之辭簡抑以滕口說爲戒歟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傳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无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强引之長。其无意味甚矣。豈有光也。未。非必之辭。象中多用。非必能有光輝。謂不能光也

臨川吳氏曰。引長已終之說。於說之道爲未光。○中溪張氏曰。柔道以牽爲引。上六柔居五上。能牽誘五而爲說媚者也。然九五乃陽明之主。以剝爲懼。不信上六之牽引。故小人說媚之跡隱晦而未至於光顯也。○誠齋楊氏曰。驩兜薦共工而堯吁。僉言薦鯀而堯咈。皆引兌而未光者歟。○建

安丘氏曰。兌。說也。以一陰而說乎下之二陽也。在卦以二陰爲說主。四陽則皆爲所說者。二以柔居剛爲下兌之主。動而求陽之說。故曰來兌。上以柔居柔爲上兌之主。靜而誘陽之說。故曰引兌。來兌之惡易見。故本爻凶。引兌之情難知。故比爻當戒。是以四陽爻。在下兌者多吉。在上兌者多凶。初剛在下。與陰无係。故和兌吉。二已近三。入說猶淺。故孚兌吉悔亡。四入上兌。處二五之間莫知所決。故有商兌未寧之象。五與上比。處說將極。故孚于剥則有厲矣

䷺ 坎下巽上

傳 渙序卦。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說則舒散也。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故說有散義。渙所以繼兌也。爲卦巽上坎下。風行於水上。水遇風則渙散。所以爲渙也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傳 渙。離散也。人之離散由乎中。人心離則散矣。治乎散亦本於一作必由中能一有利貞字收合人心。則散可聚也。故卦之義皆主於中。利貞。合渙散之道在乎正固也

本義 渙散也。爲卦下坎上巽。風行水上。離披解散之象。故爲渙。其變則本自漸卦。九來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故其占可亨。又以祖考之精神既散。故王者當至於廟以聚之。又以巽木坎水。舟楫之象。故利涉大川。其曰利貞。則占者之深戒也 或問萃言王假有廟。是卦中有萃聚之象。故可以爲聚祖考之精神。而爲享祭之占。渙卦既散而不聚。本象不知何處有立廟之義。恐是卦外立

義。謂渙散之時。當聚祖考之精神邪。爲復是下卦是坎
有幽隱之義。因此象而設立廟之義邪。朱子曰。坎固是
有鬼神之義。然此卦未必是因此爲義。且作因渙散而
立廟說。大抵這處都見不得○縉雲馮氏曰。渙所以爲
散者。繼兌之後。人情說豫。則開舒放肆而亂所由生○
漢上朱氏曰。天下離散不安其居。聖人將以聚之。故以
宗廟爲先。宗廟者。收其心之渙散而存之也。人孰不有
父母。知報本。則知祭祀出於人心。復其本心。則離散者
可合而天下无事矣。治渙之道也○隆山李氏曰。萃因
民之聚。立廟以堅其歸向之心。所以爲懷保之道。渙憂
民之散。立廟以收拾其蕩析之心。所以爲招攜之術。皆
所以統攝民心而堅凝之也○庸齋趙氏曰。天下之難。
非陽剛得位莫能濟。故難之散也則爲渙。及其下之聚
也則爲萃。二卦之辭略同。然渙言亨者一。萃則再言之。
渙言利者二。萃則三言之。渙言王假有廟。萃則加以用
大牲之辭。以是知渙而後萃。誠有其序也○雙湖胡氏
曰。渙有二義。卦有因民渙散而萃之意。假廟是也。又有
渙天下患難之意。涉川是也。爻則全以渙爲美事。各有
不同。不可以一例觀之也○雲峯胡氏曰。萃與渙皆互
艮。艮爲門闕。一陽在上爲屋。二陰在下爲闕。高巍之象。

故曰有廟。萃言假廟。是言聚己之精神以聚祖考之精神。渙言假廟。是祖考之精神既散。至于廟所以聚之。彖言假廟。夫子於大象曰立廟。彖言涉川。夫子於十三卦舟楫之象取此。蓋以本卦自有廟與涉川之象也。故其占宜祭祀。宜涉險。必曰利貞者。祭祀而非正。是媚神以儌福。涉川而非正。是行險以儌幸。故深戒之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上如字又時掌反

傳 渙之能亨者。以卦才如是也。渙之成渙。由九來居二。六上居四也。剛陽之來。則不窮極於下而處得其中。柔之往則得正位於外。而上同於五之中。巽順於五。乃上同也。四。五。君臣之位。當渙而比。其義相通。同五。乃從中也。當渙之時而守其中。則不至於離散。故能亨也厚齋馮氏曰。以二四往來明卦義。不窮上同。明亨。剛來不窮。卽需剛健不陷義不困窮之象。又曰。觀孔子之彖。全在二四

兩爻。九六往來成夾輔九五之功。所以亨渙。而王者以之假廟。以之涉川。以之貞固。皆兩爻之力也

本義 以卦變釋卦辭 或問剛來而不窮。窮是窮極。來處乎中不至窮極否。朱子曰是。居二爲中。若在下則是窮矣。○剛來不窮。是九三來做二。柔得位而上同。是六二上做三。此說有些不穩。却爲是六三不喚做得位。然而某這箇例。只是一爻互換轉移。无那隔驀兩爻底。○九二渙奔其机。是以變卦言之。自三來居二得中而不窮。所以爲安。如机之安也。六四是自二往居四未爲得位。以其上同於五。所以爲得位。彖辭如此說未密。若云六四上應上九爲上同。恐如此跳過了不得。此亦是依文解義說。終是不見得四來居二之爲安。二之於四爲得位是如何○雲峯胡氏曰。彖本義曰其變本自漸來。三之九來居二。故曰剛來而不窮。蓋如訟自遯來。三之九來居二。亦曰剛來而得中也。或謂訟與渙皆下卦三與二之變。渙之六二往居三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則訟六二往而爲三亦可以言也。而不言者。渙之柔得位者。二往居外卦之四。故曰得位乎外。所謂上同者。上同於五也。訟以六居三。則不得位矣。要之本義以二爻相比者爲變。故朱子雖有是疑而不及

改正也

王假有廟主乃在中也

傳 王假有廟之義在萃卦詳矣。天下離散之時。王者收合人心至於有廟。乃是在其中也。在中。謂求得其中。攝其心之謂也。中者。心之象。剛來而不窮。柔得位而上同。卦才之義皆主於中也。王者拯渙之道。在得其中而已。孟子曰。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享帝立廟。民心所歸從也。歸人心之道。无大於此。故云至于有廟。拯渙之道極於此也

朱子曰。此卦只是卜祭吉。又宜涉川。王乃在中。是指廟中。言宜在廟祭祀。伊川說得那道理多了。他見得許多道理了。不肯自做他說。須要寄搭放在經上。易不須說得深。只是輕輕說過○

南軒張氏曰。夫收天下之心。莫若奠宗廟而正王位。王乃在中。所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是也

【本義】中。謂廟中 臨川吳氏曰。以卦體言。九五互艮上畫爲廟。九居五。是王乃在宗廟之中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傳】治渙之道。當濟於險難。而卦有乘木濟川之象。上巽木也。下坎水。大川也。利涉險以濟渙也。木在水上。乘木之象。乘木。所以涉川也。涉則有濟渙之功。卦有是義有是象也 誠齋楊氏曰。濟難者。才也。散難者。非才也。德也。巽之才。木也。其德。風也。水之殘則溺萬物。然乘一木則悠然而濟。水之怒則決九山。然遇一風則欣然而散。才以濟之。德以散之。天下之大難。一朝渙然而不復聚。渙之所以亨也。○雲峯胡氏曰。易以巽言利涉大川者三。皆以木言。益曰木道乃行。中孚曰乘木舟虛。渙亦曰乘木有功也。十三卦舟楫之利。獨取諸渙。亦以此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傳 風行水上。有渙散之象。先王觀是象。救天下之渙散至于享帝立廟也。收合人心。无如宗廟。祭祀之報出於其心。故享帝立廟。人心之所歸也。係人心合離散之道。无大於此。程子曰。萃渙皆享於帝立廟。因其精神之聚而形於此。爲其渙散。故立此以收之

本義 皆所以合其散 平菴項氏曰。享帝于郊象巽之高。立廟於宮象坎之隱○漢上朱氏曰。享于上帝。使人知天无二主。立廟則人知反本。鬼有所歸。所以一天下之心。合天下之渙○進齋徐氏曰。風行水上。渙散披離。渙之象也。先王享帝立廟。所以合其渙也。此誠敬仁孝之至。幽无不格。散无不聚。故於彖象中言之○建安丘氏曰。鬼神之道。幽深渺邈。不可度思。惟至誠貫徹。潛乎冥感。如水之遇風渙然相受。則陰陽交通。有合无間。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鬼神享矣○雲峯胡氏曰。享帝而與天神接。立廟而與祖禰交。皆聚已

之精神以合其渙者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傳六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又得馬壯。所以吉也。六爻獨初不云渙者。離散之勢。辨之宜早。方始而拯之則不至於渙也。爲教深矣。馬。人之所託也。託於壯馬。故能拯渙。馬。謂二也。二有剛中之才。初陰柔順。兩皆无應。无應則親比相求。初之柔順而託於剛中之才以拯其渙。如得壯馬以致遠。必有濟矣。故吉也。渙拯於始爲力則易。時之順也

本義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爲力既易。又有壯馬。其吉可知。初六非有濟渙之

才。但能順乎九二。故其象占如此。節齋蔡氏曰。拯。救也。馬。所用以行者。馬壯則行速。言用救渙之急也。○雲峯胡氏曰。馬壯。二剛之象。五爻皆言渙。初獨不言者。救之尚早。可不至於渙也。初六一柔在下。未有濟渙之才。然拯之於初猶易。但能順九二以進。則吉矣。二有剛中之才。坎爲美脊之馬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傳 初之所以吉者。以其能順從剛中之才也。始渙而用拯。能順乎時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机音几

傳 諸爻皆云渙。謂渙之時也。在渙離之時而處險中。其有悔可知。若能奔就所安。則得悔亡也。机者。俯憑以爲安者也。俯就下也。奔急往也。二與初雖非正應而當渙

離之時兩皆无與以陰陽親比相求則相賴者也故二目初爲机初謂二爲馬二急就於初以爲安則能亡其悔矣初雖坎體而不在險中也或疑初之柔微何足賴蓋渙之時合力爲（一作而）勝先儒皆以五爲机非也方渙離之時二陽豈能同也若能同則成濟渙之功當大（一有吉字）豈止悔亡而已机謂俯就也（東谷鄭氏曰渙之時必剛柔上下相合則不散初柔也在二之下二剛也在初之上柔而在下者必有所賴以爲援剛而在上者必有所託以爲安故初之得二爲壯馬馬壯則可賴以爲援二之就初爲奔机得机則可藉以爲安此初之從二爲順於理而二之就初爲得所頼也）

本義　九而居二宜有悔也然當渙之時來而不窮能亡

其悔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蓋九奔，而二机也。朱子曰。九二渙奔其机。以人事言之。是來就安處 ○中溪張氏曰。奔者。來之速也。二剛自外來。有奔之象 ○雲峯胡氏曰。奔。九象。互震。爲足爲動。机。二象。互震爲木。位偶爲足。本義曰。九奔二机。蓋以卦變言也。九剛。故象奔。二中。故象机。蓋九來居二。得中而安矣。本有悔。得中而安。故悔亡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傳 渙散之時。以合爲安。二居險中。急就於初求安也。賴之如机而亡其悔。乃得所願也 中溪張氏曰。當渙散之時。陰陽相比。則有相倚之勢。今二來就初。憑以爲安。則剛得柔助而濟渙之功成矣。豈不遂其欲安之願乎

六三。渙其躬。无悔

傳 三在渙時。獨有應與。无渙散之悔也。然以陰柔之質

不中正之才。上居无位之地。豈能拯時之渙而及人也。止於其身可以无悔而已。上加渙字在渙之時。躬无渙之悔也隆山李氏曰。坎二陰本爲險陷。三居坎上。近接乎巽。坎水得風而散。巽木得水而通。故能渙散其身出險。自无悔吝也。○中溪張氏曰。六三雖未能散乎天下之難。亦可以自散其一己之難而无坎陷之悔也

大全義 陰柔而不中正。有私於己之象也。然居得陽位。志在濟時。能散其私。以得无悔。故其占如此。大率此上四爻皆因渙以濟渙者也隆山陳氏曰。己私散則爲善。三之躬。四之群。上之血。是也。夫人之所以膠執蔽固終不能自脫於險者。有我而已。六三雖不中正。而高出坎險之上。於是釋然消散其有我之私而志在於外。自然无悔矣。○雲峯胡氏曰。本義曰。此上四爻皆因渙以濟渙者。蓋承九二言也。二不過就一

身之安。三則能散一身之私。三渙其躬。與艮四同取反身之義。蹇有坎有艮。故象曰反身修德。艮上體爲艮。而四在互坎之上。渙下體爲坎。三在互艮之下。蓋凡遇坎險者。惟有反身而已。特艮六四柔正所謂艮其身者反身而止其所當止。渙六三柔不中正。有私於己。渙其躬者反身而散其所當散。艮曰无咎。此但曰无悔。亦有間矣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傳 志應於上。在外也。與上相應。故其身得免於渙而无悔。悔亡者本有而得亡。无悔者本无也 朱子曰。渙其躬。志在外也。是舍己從人意思○瓜山潘氏曰。居下之上。有應於外。其志將以身濟渙也。何悔之有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傳 渙四五二爻義相須。故通言之。彖故曰上同也。四巽

順而正居大臣之位。五剛中而正。居君位。君臣合力。剛柔相濟以拯天下之渙者也。方渙散之時。用剛則不能使之懷附。用柔則不足爲之依歸。四以巽順之正道輔剛中正之君。君臣同功。所以能濟渙也。天下渙散而能使之群聚。可謂大善之吉也。渙有丘。匪夷所思。贊美之辭也。丘。聚之大也。方渙散而能致其大聚。其功甚大。其事甚難。其用至妙。夷。平常也。非平常之見所能思及也。非大賢智孰能如是。（一无能字）

本義 居陰得正。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者也。下无應與。爲能散其朋黨之象。占者如是。則大善而吉。又言能散其小群。以成大群。使所散者

聚而若丘。則非常人思慮之所及也朱子曰。老蘇云。渙之六四曰渙其群元吉。夫群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說雖程傳有所不及。如程傳之說。則是群其渙。非渙其群也。蓋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群。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老蘇天資高。又善爲文章。故此等說話皆達其意。大抵渙卦上三爻。是以渙濟渙也。但六四一爻。未見有大好處。今爻辭却說得恁地浩大。皆不可曉。○中溪張氏曰。六四出坎體之上。能輔佐九五之君。渙散小人之群類。所以元吉。然於群小渙散之後而衆正聚之。若丘。此又豈平常之思慮所能及哉。○建安丘氏曰。四處渙離之時。能不溺於在下之私群而上附乎陽剛之主。所散者小而所聚者大。濟渙之功。莫盛於此。故爻稱其元吉。而象贊其光大也。○雲峯胡氏曰。四下无應。散其群之象。丘。互艮象。夷。等也。指下二陰而言。渙惟此爻大善而吉。蓋初二三上皆不正。六四得陰柔之正。九五得陽剛之正。而四則近五。能輔君以濟渙者也。四五下无應。皆有散其朋黨之象。獨於四言之者。四能散其朋而聚歸於五也。丘。聚之高也。高則爲丘。指五而言。平則爲夷。指下二陰而言。

三陰中。六四一陰獨如此。非二陰等夷所能及也。豐四曰夷主。陽與陽等。此曰匪夷。陰不與陽等也

象曰。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傳稱元吉者。謂其功德光大也。元吉光大不在五而在四者。二爻之義通言也。於四言其施用。於五言其成功君臣之分也臨川吳氏曰。去柔群而承剛君。是其光輝之盛大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傳五與四君臣合德。以剛中正巽順之道治渙。得其道矣。唯在浹洽於人心。則順從也。當使號令洽浹一作於民心。如人身之汗浹於四體。則信服而從矣。如是則可以濟天下之渙。居王位爲稱而无咎。大號。大政令也。謂新

民之大命。救渙之大政。再云渙者。上謂渙之時。下謂處渙如是則无咎也。在四已言元吉。五唯言稱其位也。渙之四五通言者。渙以離散爲害。拯之使合也。非君臣同功合力。其能濟乎。交義相須。時之宜也。一作而已○沙隨程氏曰。汗由中出。渙於四體。亦猶大號由君出。渙於四方○中溪張氏曰。九五以巽順之大君而發渙汗之大號。此令出惟行。弗惟反。猶膚之有汗。汗出而不可反也。然當天下渙散之時。民思其主。必有王者出而居中正之位。乃可成濟渙之功。而无反汗之咎也○白雲郭氏曰。王居渙號。則正位以令天下。得君道也。故无咎

本義 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與其居積。則可以濟渙而无咎矣。故其象占如此。九五巽體。有號令之象。汗。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渙王居。如陸贄

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之意朱子曰。渙汗其大號。號令當散如汗之出。千毛百竅中迸散出來。這箇物出不會反。却不是說那號令不當反。只是取其如汗之散出自有不反底意思。又曰。渙汗其大號。聖人當初就人身上說一汗字爲象。不爲无意蓋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无不被而及之。亦猶人身之汗。出乎中而浹于四體也。○雲峯胡氏曰。汗。坎象。號。巽命象。居。陽實象。九五君位。當渙之時。非散其號令與其居積无以收天下之心。必如是。僅可以免咎耳。汗由中出浹於四體。猶大號出於君之中心而浹於四方也。本義謂如汗之出不反。非謂不可反也。若謂不可反。涕涶涎液皆然。豈獨汗哉。六四渙小群而成大群。九五渙王居。渙小儲而成大儲。猶武王之散財發粟也。故无咎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傳王居。謂正位。人君之尊位也。能如五之爲。則居尊位爲稱而无咎也朱子曰。散居積。須是在他正位方可。渙王居无咎。象只是節做四字句。伊川泥

其句。所以說得王居无咎差了。如上九象亦自節了。則此何疑○王氏曰。爲渙之主。惟王居之乃得无咎。正位不可以假人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去起呂反

【傳】渙之諸爻皆无係應。亦渙離之象。唯上應於三。三居險陷之極。上若下從於彼。則不能出於渙也。險有傷害畏懼之象。故云血傷。然九以陽剛處渙之外。有出渙之象。又居巽之極。爲能巽順於事理。故云若能使其血去其傷出。則无咎也。其者所有也。渙之時。以能合爲功。獨九居渙之極。有係而臨險。故以能出渙遠害爲善也【本】

【義】上九以陽居渙極。能出乎渙。故其象占如此。血謂傷

害。逖當作惕。與小畜六四同。言渙其血則去。渙其惕則出也

雲峯胡氏曰。血。下坎象。惕。亦坎象。上卦已出坎險之外。上九居渙之極。去險愈遠。故有血去惕出之象。小畜六四以陰居巽體之初。必順乎二陽。然後血去惕出。此以陽居巽體之極。故渙其血則去。渙其惕則出也○建安丘氏曰。三上兩爻。陰陽相應。蓋相援者也。然三渙躬而曰志在外。上渙血而曰遠害。三欲其應上。上不欲其應三。何也。蓋三處險內而應在外。應外則爲有所攀援而出險。故三以有應於上爲美。上處險外而應在內。應內則爲有所係累而不能去。故上以不應於三爲善。又易中以陰應陽則爲柔得剛援。以陽應陰則爲剛以柔累。是以陰爻應陽多吉。陽爻應陰多凶也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遠袁萬反

傳 若如象文爲渙其血。乃與屯其膏同也。義則不然。蓋血字下脫去字。血去惕出。謂能遠害則无咎也 隆山陳氏曰。上

雖與三應。超處渙上。不爲所染。故渙散其血。捨之遠去。去坎險之害而得无咎也。○朱子曰。渙卦亦不可曉。只以大意看。則人之所當渙者莫甚於己私。其次須便渙散其小小群隊合成其大。其次便渙散其號令與其居積以周於人。其次便渙去患害。○渙是渙散底意思。物事有當散底。號令當散。積聚當散。群隊當散。○厚齋馮氏曰。渙六爻皆以兩兩相比爲象。初拯馬而二奔机。三渙其躬而四渙其群。五渙其汗而上渙其血。蓋當物情渙散之時。皆相比以相依也。○節齋蔡氏曰。渙。散也。以成卦言之。則在二與四。以治渙言之。則惟五與四當位。故於五曰正位。於四曰得位。四能渙其群而上同。五能正王位而出令。所以濟渙也。其初與二。救渙者也。三則自治其渙。上則避渙而已。○建安丘氏曰。當渙之時。惟剛柔上下相合而不散者然後能拯渙。在渙六爻。初柔也。二。剛也。二俯就初。在下相合以任拯渙之責。故初馬壯吉而二奔机得願也。五。剛也。四。柔也。四上同五。在上相合以成濟渙之功。故四渙群元吉而五渙汗无咎也。此四爻皆協力以拯渙者。至三上居相應之位。以遠而不能相及。故三則但能渙其躬之難而无悔。上則不過渙血以遠害而已

䷻ 兌下坎上

傳 節序卦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物既離散則當節止之節所以次渙也爲卦澤上有水澤之容有限澤上置水滿則不容爲有節之象故爲節

節亨苦節不可貞

傳 事既有節則能致亨通故節有亨義節貴適中過則苦矣節至於苦豈能常也不可固守以爲常不可貞也

本義 節有限而止也爲卦下兌上坎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爲節節固自有亨道矣又其體陰陽各半而二五皆陽故其占得亨然至於太甚則苦矣故又戒以不可

守以爲貞也 中溪張氏曰。凡事有節。則裁制得中。可以通行而无弊。故亨。苦節不可貞。謂上六。夫節。中道也。過而不節。非中也。節而至於苦者。亦非中也。苦則人病其難行。不可固守以爲貞也。○漢上朱氏曰。凡物過則苦。味之過正。形之過勞。心之過思。皆曰苦。苦節則違性情之正。物不能堪。申屠狄之潔。陳仲子之廉。非不正。立節太苦。不可貞也。○雲峯胡氏曰。天地之數六十。故卦六十而爲節。月有中氣。有節氣。節以抑其過而歸之中也。節則適中。故可通行於天下。苦節則不中。故不可貞。何也。損與節皆自泰來。損而孚則可貞。節而苦則不可貞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傳 節之道自有亨義。事有節則能亨也。又卦之才。剛柔分處。剛得中而不過。亦所以爲節。所以能亨也

本義 以卦體釋卦辭 孚齋馮氏曰。剛柔分。謂乾本純剛。坤本純柔。則剛柔无節。剛不得中。則節苦而不亨。

今坤分五之六以來三節乾之剛。乾亦分三之剛以往五節坤之柔。是之謂節也。向也坤以柔居中。則不能節節所以止其過。非剛不可。剛常急於太過。今剛當大君之位而得中。則无過節之苦。斯可通行於天下矣○白雲郭氏曰。賁與節皆自泰來。賁則柔來文剛。剛上文柔。節則柔來節剛。剛上節柔。夫泰為天地純剛柔之卦。賁以剛柔純質而无文。故文之。節以剛柔過盛而无節。故節之。彖曰剛柔分而剛得中。則知節之名卦。以剛柔過盛為義也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傳)節至於極而苦。則不可堅固常守。其道已窮極也(本義)又以理言

李氏曰。節以甘為吉。苦為窮。所謂甘節。制之有道。使人說而不厭。故吉。所謂苦節損抑過常。使人惡而不懌。故窮○吳氏應面曰。夫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節之見於用。得宜而和者也。中節則和。否則不和。稼穡作甘。以得中央之土也。火炎上作苦。亦以焦枯之極也。剛得中而能節。乃

爲九五之甘。柔失中而過節則爲上六之苦。故物得中則甘。失中則苦。此節則亨而苦不可貞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傳)以卦才言也。內兌外坎。說以行險也。人於所說則不知已。遇艱險則思止。方說而止。爲節之義。當位以節。五居尊當位也。在澤上。有節也。當位而以節。主節者也。處得中正。節而能通也。中正則通。過則苦矣 朱子曰。說以行險。伊川之說是也。說則欲進。而有險在前。進去不得。故有止節之義。節便是阻節之義

(本義)又以卦德卦體言之。當位中正。指五。又坎爲通 或問節卦大抵以當而處通爲善。觀九五中正而通。本義云坎爲通。豈水在中間必流而不止耶。朱子曰。然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傳推言節之道。天地有節。故能成四時。无節則失序也。聖人立制度以爲節。故能不傷財害民。人欲之无窮也。苟非節以制度。則侈肆至於傷財害民矣。

本義極言節道。

朱子曰。天地節而四時成。天地轉來到這裏相節了。更没去處。今年冬盡了。明年又是春夏秋冬。到這裏厤匝了。更去不得。這箇折做兩截。兩截又折做四截。便是春夏秋冬。他是自然之節。初无人使他。聖人則因其自然之節而節之。如修道之謂敎。天秩有禮之類。皆是。天地則和這箇都无。只是自然如此。聖人法天。做這許多節。措出來。○建安丘氏曰。天地之氣運有節。則分至啓閉。弦望晦朔。四時不差。而歲功以成。聖人體節之義。則立爲制度。量入爲出。无過取。无泛用。有損己益人之實。而无剥下奉上之事。故不傷財。則不害民矣。語曰節用而愛人。正此意也。○中溪張氏曰。天地節者剛節柔柔節剛也。剛節柔猶冬之有春。柔節剛猶夏之有秋。不然。則大冬大夏而已。安能成四時乎。○雲峯胡氏曰。凡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而不傷財不害民。皆節之

通者也。卦辭曰節亨。通節亨之義。窮乃通之反。苦節則窮。必如五之甘節則通。故无位者不能制節。節而不以中正者不能通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行下孟反

傳澤之容水有限。過則盈溢。是有節。故爲節也。君子觀節之象。以制立數度。凡物之大小輕重高下文質。皆有數度。所以爲節也。數。多寡。度。法制。議德行者。存諸中爲德。發於外爲行。人之德行。當義則中節。議謂商度。求中節也。童溪王氏曰。數度。所以爲節也。德行欲其中節也。古者之制器用宮室衣服也。莫不有多寡之數。隆殺之度存乎其間。使賤不踰貴。下不侵上。以是爲節。故貴賤上下各安其分。存於中爲德。發於外爲行。隨時合宜。无過不及。則爲中節。如禹稷之於平世。顏子之於亂世。曾子之去。子思之守是也。而孟子以同道與之。其善

議德行也歟○雲峯胡氏曰澤上有水水有所限而止也制數度所以定萬用之限議德行所以嚴一身之限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傳 戶庭戶外之庭門庭門內（一作外）之庭初以陽在下上復有應非能節者也又當節之初故（一无故字）戒之謹守至於不出戶庭則无咎也初能固守終或渝之不謹於初安能有卒故於節之初爲戒甚嚴也

本義 戶庭戶外之庭也陽剛得正居節之初未可以行能節而止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李氏曰以陽剛之才上有其應而險難在前不可往也自守以正愼密而不出此盡節之道也故可无咎○雲峯胡氏曰初前遇九二九陽奇有戶象二前遇六三六陰耦有門象初九以陽居陽

得正而時。當節之初。九二近不相得。隔塞在前。未可以行。故其象爲不出戶庭。其占爲无咎。○厚齋馮氏曰。初四有應。宜出者也。然前有陽爻蔽塞。一不可出也。四爲坎體。應則入于坎窞。二不可出也。剛在下而无位。三不可出也。不出則免咎。无陽爻之塞。坎窞之險。陵節之僭矣。此知節者也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塞悉則反

傳爻辭於節之初戒之謹守。故云不出戶庭。則无咎也。象恐人之泥於言也。故復明之云。雖當謹守不出戶庭。又必知時之通塞也。通則行。塞則止。義當出則出矣。尾生之信。一无信字水至不去。不知通塞也。故君子貞而不諒。繫辭所解。獨以言者。在人所節。唯言與行。節於言。則行可知。言當在先也。中溪張氏曰。節之道。貴知時通塞。塞則行之戶庭而準。通則放之四海而

準。此其出處所以能中節也。或謂塞者。乃九二以剛塞乎初之前也。初唯知其塞。故不出焉。通則出矣。不出戶庭。陋巷之顏以之

九二。不出門庭。凶

傳 二雖剛中之質。然處陰居說而承柔。處陰。不正也。居說。失剛也。承柔。近邪也。節之道當以剛中正。二失其剛中之德與九五剛中正異矣。不出門庭。不之於外也。謂不從於五也。二五非陰陽正應。故不相從。若以剛中之道相合。則可以成節之功。唯其失德失時。是以凶也。不合於五。乃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為節。如懲忿窒慾。損過抑有餘。不及一作益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用。懦節於

行是也【本義】門庭門內之庭也。九二當可行之時而失剛不正。上无應與。知節而不知通。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戶庭是初爻之象。門庭是第二爻之象。戶庭未出去在。門庭則已稍出矣。就爻位上推。戶庭主心。門庭主事○問君子之道貴乎得中。節之過雖非中道。然亦愈於不節者。如何便會凶。如九二不出門庭。雖是失時。亦未失爲恬退守節者。乃以爲凶何也。曰。這處便局定不得。若以占言之。且只寫下。步間自有應處。眼下皆未見得。若以道理言之。則有可爲之時。乃不出而爲之。這便是凶之道。不是別更有凶○南軒張氏曰。處節之道。要知時識變。故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初九无位之人。雖愼密不出戶庭而亦无咎。九二有位大臣。則不出門庭爲凶。蓋處顔子之世不可爲禹稷之事。當禹稷之位不可守顔子之節。反是失節矣○建安丘氏曰。通塞在時。出處在已。時之通。則出爲是。其不出者非也。時之塞。則不出爲是。而出者非也。若初之不出戶庭。則以其猶未得位。前遇剛塞。可以不出也。故不出則无咎。二之不出門庭。則以其旣得中位。且无窒塞。不可以不出也。而亦不知出

焉。此其所以凶歟。○雲峯胡氏曰。初九爲兌始。兌於時爲酉。闔戶之象。九二互體震。震於時爲卯。闢戶之象。九二以剛居柔不正。且上无應與。然六三非蔽之者。故猶爲可行之時。二可行而不行。是知節而不知通也。故凶。或曰。既无應與。如之何可行。曰。初九於時當止。位雖有應。其止非失時。九二於時當行。位雖无應。其行非干時。是故節而止者易。節而通者難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傳 不能上從九五剛中正之道。成節之功。乃係於私暱之陰柔。是失時之至極。所以凶也。失時。失其所宜也

中溪張氏曰。九二居大臣之位。上進九五剛中同德之君。謂宜佐其制數度議德行。出坎險之中以成節亨之功。可也。而乃不出門庭。其所節者亦狹矣。所以凶者。蓋以其失時之極也。○臨川吳氏曰。當其可之謂時中。九二不出以合於九五。不得時宜甚矣。初之知通塞。知節者也。二之失時極。不知節者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傳 六三不中正乘剛而臨險固宜有咎。然柔順而和說。若能自節而順於義。則可以无過。不然。則凶咎必至。可傷嗟也。故不節若。則嗟若。己所自致。无所歸咎也 本義 陰柔而不中正。以當節時。非能節者。故其象占如此 進齋徐氏曰。三處說之極。不知節者也。說極則悲。故曰不節若則嗟若。不節之嗟。己所自致。无所歸咎。故曰无咎○雙湖胡氏曰。以澤節水。故名節。其成卦。正在六三一爻。今自三爻觀之。坎水自溢出於兌澤之上。初非三之所能節者。故有不節之象。但徒見其兌口之開。故又有嗟若之象○雲峯胡氏曰。以成卦言。則六自五來居三。本能節者也。獨以此爻言。則陰柔不中正。不能節者兌說之極。說極則悲。故其象為嗟。而其占為无所歸咎也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傳 節則可以免一作无過而不能自節以致可嗟將誰咎乎

本義 此无咎與諸爻異言无所歸咎也建安丘氏曰六三居下體兌說之上過於奢而不知節者也不節之嗟咎將誰執○雲峯胡氏曰又誰咎也凡三見而其義有二同人初九又誰咎雖得而咎之也解與節六三又誰咎也咎自己致无所歸咎於人也但解三爻辭未嘗有无咎字故本義曰此无咎與諸爻異蓋因爻辭言之諸卦爻辭言无咎者九十有九多補過之辭此非可以例論也

六四安節亨

傳 四順承九五剛中正之道是以中正爲節也以陰居陰安於正也當位爲有節之象下應於初四坎體水也水上溢爲无節就下有節也如四之義非强節之安於節著也故能致亨節以安爲善强守而不安則不能常

豈能亨也【本義】柔順得正。上承九五。自然有節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節齋蔡氏曰。安者。順而无所勉强之謂。當位故安。得五故亨。○縉雲馮氏曰。節中其節之義。在學爲不陵節。在禮爲節文。在財爲撙節。在物爲符節。在臣爲名節。在君師爲節制。唯其時物耳○雙湖胡氏曰。四最先受節者。順正故安○雲峯胡氏曰。下兌澤。上坎水。六四水澤之交。水於此自然受節。又上卦本坤。坤有安象。節本人情所難。此則安於節而自然无勉强者也。故其象爲安。其占爲亨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傳】四能安節之義非一。象獨舉其重者。上承九五剛中正之道以爲節。足以亨矣。一作是以亨也餘善亦不出於中正也 李氏光曰。居近君之位。能以卑遜承上。安於臣節者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傳九五剛中正居尊位。爲節之主。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在己則安行。天下則說從。節之甘美者也。其吉可知。以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往則有可嘉尚也

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朱子曰、安節是安穩自在。甘節是不辛苦喫力底意思。甘便對那苦。甘節與禮之用和爲貴相似。不成人臣得甘節言時也要節天下。大率人一身上。各自有箇當節底。○臨川吳氏曰。甘者。樂易而无艱苦之謂。○建安丘氏曰。五得中。故甘。上過中。故苦。○中溪張氏曰。味之甘。人所嗜也。味之苦。人所不嗜也。令九五爲節之主。甘於節而不苦於節。特此以往。有可嘉尚。故人皆說從。如嗜甘味而无艱苦之態也。○雲峯胡氏曰。他爻之節。節其在我者。九五當位以節。節天下者也。節天下而使天下甘之。所謂中正以通者也。五本坤體。又居中。故有甘之象。甘在臨之三。則我求說於人。故无攸利。在節之五。則人自說於我。故行有尚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傳 既居尊位。又得中道。所以吉而有功。節以中爲貴。得中則正矣。正不能盡中也

中溪張氏曰。甘者。味之中。五者。位之中。所以吉者。以其位之居中也。○臨川吳氏曰。中則不過。而至於苦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傳 上六居節之極。節之苦者也。居險之極。亦爲苦義。固守則凶。悔則凶亡。悔。損過從中之謂也。節之悔亡。與他卦之悔亡。辭同而義異也

沙隨程氏曰。苦節而貞固。故凶。悔則不爲貞固之行而亡是凶矣。○趙氏曰。三戒不節。上戒苦節。過猶不及。失均也

本義 居節之極。故爲苦節。既處過極。故雖得正而不免

於凶。然禮奢寧儉。故雖有悔而終得亡之也中溪張氏曰。上六居節之終。過於節則苦而難行。雖、貞亦凶也。然用過乎儉。悔猶可亡。所謂伯夷之隘是也。卦言苦節不可貞。指此爻也。○雲峯胡氏曰。五位中故爲甘。上位極。故爲苦。彖曰節亨。五以之。曰苦節不可貞。上以之。悔亡。諸家以爲必悔之而後凶可亡。悔其苦而之甘可也。悔其節而不節。雖將若何。本義謂禮奢寧儉。苦節雖有悔而終得亡之。與賁束帛戔戔終吝意同。蓋苦節之悔。猶勝不節之嗟也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傳節既苦而貞固守之則凶。蓋節之道至於窮極矣涑水司馬氏曰。節之苦也。故於貞爲凶。其道窮者。謂其道不可通行於世也。○或問觀節六爻。上三爻在險中。是處節者也。故四在險初而節則亨。五在險中而節則甘。上在險終雖苦而无悔。蓋節之時當然也。下三爻在險外。是未至於節而預知所節之義。初知通塞。故无咎。二可行而反節。三見險在前當節。而又以陰居剛不中正而

不能節所以二爻凶而有咎。不知是如此否。朱子曰。恁地說也說得。然九二一爻看來甚好。而反云凶。終是解不穩。○建安丘氏曰。節六爻大率以當位爲善。不當位爲不善。初九六四九五。當位者也。故五吉。四亨。初无咎。九二六三。不當位者也。故二凶而三嗟。上雖當位而亦凶者。則以其當節之極。居上之窮。故其取義又不同也。若以兩爻相比者觀之。則爻各相比而相反。初與二比。初不出戶庭則无咎。二不出門庭則凶。二反乎初者也。三與四比。四柔得正則爲安節。三柔不正則爲不節。三反乎四者也。五與上比。五得中則爲節之甘。上過中則爲節之苦。上反乎五者也。聖人於爻義用意之精如此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二十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二十一

☴☱ 兌下巽上

傳 中孚序卦。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節者爲之制節。使不得過越也。信而後能行。上能信守之。下則信從之。節而信之也。中孚所以次節也。爲卦澤上有風。風行澤上而感于水中。爲中孚之象。感謂感而動也。內外皆實而中虛。爲中孚之象。又二五皆陽中實。亦爲孚義。在二體則中實。在全體則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或問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如何。朱子曰。只看中虛中實字。便見本質之異。中虛是无事時虛而无物。故曰中虛。若有物則不謂之中虛。自中虛中發出來皆是實理。所以曰中實。○一念之間。中无私主。便謂之虛。

事皆不妄。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又曰。敬則內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內欲不萌而言則曰虛。自其外誘不入而言故曰實。只是一時事。不可作兩截看○潛室陳氏曰。中實爲孚。謂實理充乎其內而外邪不得入之。此中孚之體。中虛爲孚。謂外邪旣不得入。故中唯有虛明道理。此中孚之用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傳 豚躁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於豚魚。則无不至矣。所以吉也。忠信可以蹈水火。況涉川乎。守信之道在乎堅正。故利於貞也。本義 孚信也。爲卦二陰在內。四陽在外。而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以一卦言之爲中虛。以二體言之爲中實。皆孚信之象也。又下說以應上。上巽以順下。亦爲孚義。豚魚。无知之物。又木在澤上。外實內

虛皆舟楫之象。至信可感豚魚。涉險難。而不可以失其貞。故占者能致豚魚之應。則吉而利涉大川。又必利於貞也

或問孚字與信字恐亦有別。朱子曰。伊川云。存於中爲孚。見於事爲信。說得極好。因舉字說孚字從爪從子。如鳥抱子之象。今之乳字也一邊從孚。蓋中所抱者實有物也。中間實有物。所以人自信之○鄭東卿說易亦有好處。如說中孚有卵之象。小過有飛鳥之象。孚字從爪從子。如鳥以爪抱卵也。蓋中孚之象以卦言之。四陽居外。二陰居內。外實中虛。有卵之象。又言鼎象鼎形。革象風爐。亦是此義。此等處說得有些意思。但易一書。盡欲如此牽合附會。少間便疎脫。學者須是先理會得正當道理了。然後於此等些小零碎處收拾以相資益。不爲无補。若未得正路脉。先去理會這樣處。便踈略○豚魚吉。這卦中他須見得有豚魚之象。今不可考占法則莫須是見豚魚則吉。如鳥占之意。象若十分理會著。便須穿鑿○雲峯胡氏曰。程子云。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實所以爲信。虛所以受信也。心者神明之舍。舍不虛。神明何所居。譬之羽虫之孚。剛殼於外。其質雖

實。溫柔於內。其氣則虛。雖伏呼啄不違其自然之期。信之最可必者也。或以豚魚爲江豚生大澤中。每作知風之至。是物之有自然之信。本義不取。蓋以爲江豚則信在豚魚不在我。以豚魚爲无知之物。而信足以及之。則信在我而自能及物。於義爲長。下說以應上。下信上也。上巽以順下。上信下也。豚魚至愚无知。惟信足以感之。大川至險不測。惟信足以濟之。然信而或失其正。則如盜賊相羣。男女相私。士夫死黨。小人出肺肝相示而遂背之。其爲孚也。人爲之僞。非天理之正也。故又戒之以利貞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

傳 二柔在內。中虛爲誠之象。二剛得上下體之中。中實爲孚之象。卦所以爲中孚也。朱子曰。柔在內剛得中。這箇是就全體看則中虛。就二體看則中實。他都見得有孚信之意。故喚作中孚。伊川這二句說得好。○中溪張氏曰。六三六四。以柔而在中孚全體之中。是中虛也。九二九五。以剛而得中孚二體之中。是中實也。虛者所以受信。實者所以爲信。皆中

孚之義也

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說音悅

傳以二體言卦之用也上巽下說為上至誠以順巽於下下有孚以說從其上如是其孚乃能化於邦國也若人不說從或違拂事理豈能化天下乎

本義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厚齋馮氏曰柔在內六三六四也剛得中九二九五也柔在內中虛之象中虛則生信信者孚之得剛得中則中實實者孚之本上以巽行之下以說從之所以孚也○中溪張氏曰下說以孚乎上上巽以孚乎下則何往而不孚可以感化乎萬邦也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傳信能及於豚魚信道至矣所以吉也中溪張氏曰豚魚冥昧无知之

物。飼之以信。則應期而集。孚誠之道。尚及於豚魚。則天下无難感之物矣○鄭氏湘卿曰。仁及草木。言草木難仁也。誠動金石。言金石難誠也。信及豚魚。言豚魚難信也。天則眞。人則情。聖人與天地同德。任眞不任情。故信及豚魚。然後爲吉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傳 以中孚一作虛涉險難。其利如乘木濟川而以虛舟也。舟虛中一有中字則无沉覆之患。一无之患二字卦虛中。爲虛舟之象

涑水司馬氏曰。中孚者。發於中而孚於人也。豚魚幽賤无知之物。苟飼以時。則應聲而集。而況於人乎。至誠以涉險。如乘虛舟物莫之害。故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本義 以卦象言 中溪張氏曰。卦之全體。外實中虛。有舟虛之象。乘巽之木。而其中枵然。以此而行乎兌澤之上。則利涉大川。又豈復有風濤之患哉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傳 中孚而貞。則應乎天矣。天之道孚貞而已 大義 信而正。則應乎天矣 厚齋馮氏曰。又以六四九五明卦占。中孚六四也。貞九五也。五天位。四應之。應乎天也。誠者天之道。孚之正。則應乎天。不正則徇乎人。而孚不足言矣○中溪張氏曰。中孚而以貞正則利。此天有所孚感。則可以上應乎彼天矣○雲峯胡氏曰。合上下卦則柔在內為中虛。所以受信。分上下體則剛得中為中實。所以為信。上巽則君以位入於民。下說則民以信通於君。所以為化。信及豚魚。其化深矣。然信必合乎正。乃天理也。惟天有自然之化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傳 澤上有風。感于澤中。水體虛故風能入之。人心虛。故物能感之。風之動乎澤。猶物之感于中。故為中孚之象。

君子觀其象以議獄與緩死。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故誠意常求於緩。緩寬也。於天下之事无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

風感水受。中孚之象。議獄緩死。中孚之意或問澤上有風中孚。風之性善入。水虛而能順承。波浪洶湧。惟其所感。有相信從之義。故爲中孚。朱子曰。也是如此。風去感他。他便相順。有相孚之象○澤上有風中孚。須是澤中之水。海即澤之大者。方能相從乎風。若溪澗之水。則其性急流就下。風又不奈他何○議獄緩死。只是以誠意求之。澤上有風。感得水動。議獄緩死。則能感人心○問中孚是誠信之義。議獄緩死是誠信之事。故君子盡心於是。曰。聖人取象有不端確處如此之類。今也只恁地解。但是不甚親切○誠齋楊氏曰。風无形。而能震川澤。鼓幽潛。誠无象而能動天地。感人物。此澤上有風所以爲中孚。故君子以之議獄緩死。蓋好生洽民。舜之中孚也。不犯有司。天下之中孚也。天下中孚。則萬心一心矣。烏巢可窺。況

豚魚乎。无他。不殺之心孚于烏爾。使无誠慤好生之心
巢中之烏。不爲海上之鷗乎。議獄者求其入中之出。緩
死者。求其死中之生。若元惡大姦。不在是與。故四凶无
議法。少正卯无緩理○平庵項氏曰。獄之將決則議之。
其既決則又緩之。然後盡於人心。王聽之。司寇聽之。三
公聽之。議獄也。旬而職聽。二旬而職聽。三月而上之。緩
死也。故獄成而孚。輸而孚。在我者盡。故在人者无憾也
○雲峯胡氏曰。水不定不可受風。必澤上有風。然後成
其風之孚。見不定不可以折獄。必議獄緩死。然後可成
其獄之孚。或曰。議獄。兌象。緩死。巽象○進齋徐氏曰。象
言刑獄者五。噬嗑。賁。豐。旅。中孚。離爲戈兵。有刑獄象。又
取離明照知情實。則刑不濫也。中孚孚畫底離。噬嗑豐
兼取震。賁旅兼取艮者。明以察其情。動以致其決。噬嗑
去間。豐則多故。非震以動之。无以威重也。賁過於文。旅
一不留獄。非艮以止之。或輕於用刑也。蓋獄乃人命所繫
一成不可變。聖人立象盡意而致其謹審如此。象言刑
獄五卦。噬嗑豐以其有離之明震之威也。賁次噬嗑。旅
次豐。離明不易。震皆反爲艮矣。蓋明貴无時不然。威則
有時當止。至于中孚則全體似離。互體有震艮。而又兌
以議之。巽以緩之。聖人卽象垂敎。其忠厚惻怛之意見

於謹刑如此。何其仁哉。五卦中。文王唯於噬嗑取象。夫子即噬嗑賁豐旅中孚以盡其義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傳)九當中孚之初。故戒在審其所信。虞度也。度其可信而後從也。雖有至信。若不得其所。則有悔咎。故虞度而後信。則吉也。既得所信。則當誠一。若有它。則不得其燕安矣。燕安裕也。有它志不定也。人志不定。則惑而不安。初與四為正應。四巽體而居正。无不善也。爻以謀始之義大。故不取相應之義。若用應則非虞也

(本義)當中孚之初。上應六四。能度其可信而信之則吉。復有它焉。則失其所以度之之正。而不得其所安矣。戒占者之辭也

中溪張氏曰。初九居中孚之始。與四爲正應。初度其可以孚感者无如六四。故有相應相孚之吉。苟舍六四之正應而有它志。則不得享其燕安矣。故識者必於初志未變動之際而虞。其可孚者孚之。一眞不僞。一誠无妄庶幾靡有它向。而孚感得其正矣。○雲峯胡氏曰。信凡失於後者。由不能虞於初。四陰柔得正。初與四正應。當孚之初度。其可信而信之。吉之道也。若復舍四之正應而有他焉。心之不一而信不專。必不得其所安矣。凡言有他。指非應而言。比之初有孚。自有非正應而來應者。有他。許之之辭也。中孚之初若舍正應而他求。所謂應焉非吉之道。有他。戒之之辭也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傳 當信之始。志（一无志字）未有所存。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也。蓋其志未有變動。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在初言求所信之道也。

誠齋楊氏曰。虞。雖訓度。亦防也。書儆

戒无虞。萃戒不虞。是也。邪不閑則誠不存。家人之閑有家。中孚之虞。皆見於初九。防家防心。皆在初也。故孔子皆以志未變贊之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和胡臥反靡亡池反

傳二剛實於中。孚之至者也。孚至則能感通。鶴鳴於幽隱之處。不聞也。而其子相應和。中心之願相通也。好爵我有。而彼亦係慕。說好爵之意同也。有孚於中。物无不應。誠同故也。至誠无遠近幽深之間。故繫辭云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違之。言誠通也。至誠感通之理。知道者為能識之

本義九二中孚之實。而九五亦以

中孚之實應之。故有鶴鳴子和我爵爾靡之象。鶴在陰謂九居二。好爵謂得中。靡與縻同。言懿德人之所好。故好爵雖我之所獨有。而彼亦繫戀之也朱子曰。九二爻自不可曉。看來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是兩箇都要這物事。所以鶴鳴子和。是兩箇中心都愛。所以相應如此○中溪張氏曰。二與五同德而居相應之位。分則君臣也。情則父子也。故以類相孚。鶴。陽鳥。謂九也。在陰。謂二也。鶴鳴於幽陰之地而其子和之。鶴鳴而感。指二而言。子和而應。指五而言。蓋出於中心所願也。我爵。指五。五爲君位。故以爵言。吾亦五也。爾。指二。靡。二係於五也。二五以誠實相孚。故其象如此○厚齋馮氏曰。諸爻有應。皆有關隔。反无應義。惟二五无間隔。乃以同德相孚。中虛相感○雲峯胡氏曰。兌爲正秋。爲口舌。感於秋而鳴。鶴之象也。卵生爲孚。故又取鶴母子之象。好爵。諸家多以爲爵祿之爵。本義謂之懿德。蓋謂二五剛而得中。皆能修其天爵者也。天爵我之所固有。吾與爾靡之。二與五皆得中。是吾之心與爾皆靡繫也。人无所不孚。惟天不容僞。鶴鳴子

和。天機之自動。好爵爾靡。天理之自孚也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傳 中心願。謂誠意所願也。故通而相應 進齋徐氏曰。九二以實感。九五以實應。卦體中虛。自然相應。无所隔塞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傳 敵。對敵也。謂所交孚者。正應上九是也。三四皆以虛中為成孚之主。然所處則異。四得位居正。故亡匹以從上。三不中失正。故得敵以累志。一作心以柔說之質既有所係。唯所信是從。或鼓張。或罷廢。或悲泣。或歌樂。動息憂樂。皆係乎所信也。唯係所信。故未知吉凶。然非明達

君子之所爲也【本義】敵謂上九信之窮者六三陰柔不中正以居說極而與之爲應故不能自主而其象如此

或問中孚六三大義是如何朱子曰其所以說中孚小過皆不可曉便是如此依文解字看來只是不中不正所以歌泣喜樂都无常也○中溪張氏曰六三雖得上九之應爲匹敵然三居兌說之極中心莫知所主故或鼓而前或罷而止或泣而悲或歌而樂或之者疑之也○劉氏曰人唯信不足故言行之間變動不常如此○雲峯胡氏曰三與上居上下卦之極體均力敵者也中孚六爻唯取柔而正剛而中者九二九五剛而中者也上九不中矣六四柔而正者也六三不正矣以柔而不正者應剛而不中者此爲說之極彼當信之窮所以不能自主或鼓或罷作止之无常或泣或歌哀樂之无常凡爻以柔居陽者多以或言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傳】居不當位故无所主唯所信是從所處得正則所信

有方矣臨川吳氏曰。位不當者。陽位而柔居之。柔則不實。豈能得人之孚哉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幾音機

傳四爲成孚之主。居近君之位。處得其正。而上信之至。一作位當孚之任者也。如月之幾望。盛之至也。已望則敵矣。臣而敵君。禍敗必至。故以幾望爲至盛。馬匹亡。四與初爲正應。匹也。古者駕車用四馬。不能備純色。則兩服兩驂各一色。又小大必相稱。故兩馬爲匹。謂對也。馬者行物也。初上應四。而四亦進從五。皆上行。故以馬爲象。孚道在一。四既從五。若復下係於初。則不一而害於孚。爲有咎矣。故馬匹亡則无咎也。上從五而不係於初。是

亡其匹也。係初則不進。不能成孚之功也 本義 六四居陰得正。位近於君。爲月幾望之象。馬匹。謂初與己爲匹。四乃絶之而上以信於五。故爲馬匹亡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也 蛟峯方氏曰。月幾望。不處盈也。馬匹亡。不爲黨也。四捨初九之黨而上從五。此大臣之絶私黨而一心於君者。故有馬匹亡之象。以陰居陰。履柔處正。不敢敵陽。此人臣功業已盛而不敢居其盛者。故有月幾望之象。若大臣而處盈植黨。則有咎矣。禹之不伐。周公之不驕。月幾望也。晏子不入崔陳之黨。韓退之不污牛李之朋。馬匹亡也 ○ 雲峯胡氏曰。月本无光。受日之光以爲光。陰不能以自孚。信於陽以爲孚。六四近九五。其象爲月幾望。而又有馬匹亡之象何也。六三與上九爲亢。故曰敵。六四與初九爲配。故曰匹。三陰柔不正。故不能舍上九以從剛中之二。四陰柔得正。故能絶初九以從剛中之五。然則三之得敵。非所以爲得。四亡其匹。乃所以爲得也。坤以喪朋爲有慶。中孚之中。以絶類爲无咎

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上時掌反

傳 絶其類而上從五也。類謂一作相應也中溪張氏曰。四能下絶初九之匹類。而上孚九五。是馬匹亡矣。尚何咎之有哉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傳 五居君位。人君之道。當以至誠感通天下。使天下之心信之固結如拘攣然。則爲无咎也。人君之孚。不能使天下固結如是。則億兆之心。安能保其不離乎進齋徐氏曰。攣如固結之義。位正而有孚。是以誠實固結天下之心。若拘攣然○建安丘氏曰。居九五之位。爲中孚之主。以至誠而感孚天下之心。拳拳然而固結之若拘攣然。則无咎也。諸爻皆不言孚。而九五獨言有孚者。蓋非天下之至誠。孰能與於此哉

【本義】九五剛健中正。中孚之實。而居尊位。爲孚之主者也。下應九二。與之同德。故其象占如此 雲峯胡氏曰。六爻不言孚。唯九五言之。九五。孚之主也。合九二共爲一體。包二陰以成中孚。其固結如此。故其象爲攣如。占爲无咎。在九二則曰靡。九五則曰攣。皆固結不可解之象。无應。五與二一心故也。一則孚。孚則化。小畜三至五爲中孚。故於五亦曰有孚攣如。月幾望。與小畜同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傳】五居君位之尊。由中正之道。能使天下信之。如拘攣之固。乃稱其位。人君之道。當如是也 臨川吳氏曰。位正而當。故能得人之孚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傳】翰音者音飛而實不從處信之終信終則衰忠篤內喪華美外颺故云翰音登天正亦滅矣陽性上進風體飛颺九居中孚之時處於最上孚於上進而不知止者也其極至於羽翰之音登聞于天貞固於此而不知變凶可知矣夫子曰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固守而不通之謂也進齋徐氏曰翰者羽翰之音也音登于天虛聲遠聞也有信之名无信之實以此爲正固守則凶上居終故戒○東谷鄭氏曰翰音登天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本義】居信之極而不知變雖得其貞亦凶道也故其象占如此鷄曰翰音乃巽之象居巽之極爲登于天鷄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信非所信而不知變亦猶是也朱子

曰。中孚與小過都是有飛鳥之象。中孚是箇卵象。是鳥之未出殼底。孚亦是那孚膜意思。所以卦中都說鳴鶴翰音之類。翰音登天。言不知變者。蓋說一向恁麼去。不知道去不得。這兩卦十分解不得。且只依稀地說○臨川吳氏曰。巽爲雞。雞曰翰音。謂其羽有文采而能鳴也。豚魚知風。鶴知夜半。雞知旦。皆物之有信者。故中孚彖爻取三物爲象。上九。天之位也。雞。飛類之走。鳴于地上以孚於人者。欲其音登徹于天。則非所能矣○平庵項氏曰。巽雞之翰音。而欲效澤鳥之鳴登聞于天。愈久愈凶○雲峯胡氏曰。雞鳴必先振其羽。故曰翰音。而其鳴有信。故於中孚言之。五上天位。九二鶴也。而鳴於地之陰。上九雞也。而鳴於天之高。有是理乎。居信之極而不知變。雖正亦凶。況不正乎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傳 守孚至於窮極而不知變。豈可長久也。固守而一无而字不通。如是則凶也。中溪張氏曰。有孚之名无孚之實。此特假虛聲而好高者也。雖正亦凶。何

可長也○建安丘氏曰柔在内而剛得中則剛中者成孚之象也在六爻以二五之剛爲主故二言鶴鳴子和而五言有孚二言我爵爾靡而五言攣如其交孚之實可見矣餘四爻初上則以實應虛三四則以虛應實而所居之位又復不中皆未能有孚者也初之應四初實而四虛也故初虞四之有他而四絶初之類而從五也三之應上三虛而上實也故三之應上則鼓罷歌泣之不常而上之應三則如翰音登天之无實也合中孚六爻而詳其虛實之義則剛中爲孚之象昭昭矣

䷽ 艮下震上

傳 小過序卦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人之所信則必行行則過也小過所以繼中孚也爲卦山上有雷雷震於高其聲過常故爲小過又陰居尊位陽失位而不中小者過其常也蓋爲小者過又爲小事過又爲

過之小

小過亨利貞

〔傳〕過者過其常也若矯枉而過正過所以就正也事有時而當然有待過而後能亨者故小過自有亨義利貞者過之道利於貞也不失時宜之謂正

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傳〕過所以求就中也所過者小事也事之大者豈可過也於大過論之詳矣飛鳥遺之音謂過之不遠也不宜上宜下謂宜順也順則大吉過以就之蓋順理也過而順理其吉必大〔本義〕小謂陰也爲卦四陰在外二陽在

內。陰多於陽。小者過也。旣過於陽。可以亨矣。然必利於守貞則又不可以不戒也。卦之二五皆以柔而得中。故可小事。三四皆以剛失位而不中。故不可大事。卦體內實外虛。如鳥之飛。其聲下而不上。故能致飛鳥遺音之應則宜下而大吉。亦不可大事之類也

或問飛鳥遺之音。本義謂致飛鳥遺音之應如何。朱子曰。看這象似有羽蟲之孽之意。如賈誼鵩鳥之類是也○鄭氏剛中曰。不宜上者。上二陰乘陽。乘陽而上。非陰所宜也。宜下者。謂下二陰順陽。順陽而協。非上逆之比也○中溪張氏曰。卦體二剛四柔。柔過於剛。小過之義。過未至於太甚。亦有可亨之理。然必利於貞正。所謂小過者。但可施於小事。不可施於大事。蓋事之大者。豈可過也。小過中二爻象鳥之身。上下四爻象鳥之翼。橫飛之鳥。其勢迅速。身已飛過而微有遺音爾。不宜上宜下。順陰性也。故大吉○雲峯胡氏曰。易貴陽賤陰。故二陽函四陰爲頤。四陽函二陰爲中

孚。中孚。頤。皆美名也。二陰函四陽爲大過。四陰函二陽爲小過。過。非美名也。大過陽多於陰。小過陰多於陽。易於陽之過。則猶許其往。此則利貞以下。无非戒辭。蓋曰陽之過利貞而亨。陰之過其亨必利貞。不貞則不亨也。曰。陽之過可大事。陰之過不可大事。而僅可小事何也。曰。陽之過宜上。陰之過宜下而不宜上也。所以致戒於陰之過者切矣○臨川吳氏曰。大者。陽剛君子也。小過之時。大者非可以吉。唯善於自處。能辭尊而居卑。勇退而不進。如鳥音之下而不上。則大者可吉此君子不得志之時。轉凶爲吉之道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傳 陽大陰小。陰得位。剛失位而不中。是小者過也。故爲小事過。過之小。小者與小事有時而當過。過之亦小。故爲小過。事固有待過而後能亨者。過之所以能一作求亨也

本義 以卦體釋卦名義。與其辭建安丘氏曰。陽大陰小。此卦陰多陽寡。故

曰小者過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傳 過而利於貞。謂與時行也。時當過而過。乃非過也。時之宜也。乃所謂正也。建安丘氏曰。過而利在貞正。乃合時宜而與時偕行也○平菴項氏曰。時當小過。不稍過則執而不通。小過所以亨也。然必利於正而後可通。故曰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本義 以二五言 建安丘氏曰。六五六二柔居二體之中。是以小事吉也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本義 以三四言 建安丘氏曰。九三九四。剛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大事非陽剛得位之才。則不可爲也○臨川吳氏曰。二五之柔得中。陰柔小人得時也。然小人可以爲小事而已。爲大事者。必陽剛君子

而後能。三四之剛不中。而四又失位。則陽剛不得志矣。是以不可爲大事也

有飛鳥之象焉

傳小過之道。於小事有過則吉者。而彖以卦才言吉義。柔得中。二五居中也。陰柔得位。能致小事吉耳。不能濟大事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大事非剛陽之才不能濟。三不中。四失位。是以不可大事。小過之時自不可大事。而卦才又不堪大事。與時合也。有飛鳥之象焉。此一句不類彖體。蓋解者之辭誤入彖中。中剛一作實外柔。飛鳥之象。卦有此象。故就飛鳥爲義陸氏希聲曰。中孚卦柔在内而剛在外。有鳥鶵實之象。今變爲小過。則剛在内而柔在外。有飛鳥之象○建安丘氏曰。以全體觀之。有飛

鳥之象焉

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傳】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恭過哀過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在小過也所過當如飛鳥之遺音鳥飛迅疾聲出而身已過然豈能相遠也事之當過者亦如是身不能甚遠於聲事不可一作能遠過其常在得宜耳不宜上宜下更就鳥音取宜順之義過之道當如飛鳥之遺音夫聲逆而上則難順而下則易故在高則大山上有雷所以為過也過之道順行則吉如飛鳥之遺音宜順也所以過者為順乎宜也能順乎宜所

以大吉【本義】以卦體言建安丘氏曰。遺之音者言鳥雖飛而音尚遺。過之不遠者也。陰以承陽爲順。乘陽爲逆。上逆而下順者。明不宜上宜下之義○雲峯胡氏曰。矯天下之枉者以過爲正。然剛過而中爲大過。柔得中爲小過。是則事有當過者。而皆不可外乎中也。小過可小事。不可大事。大則凶矣。如飛鳥宜下不宜上。上則逆矣。爲陰危之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行下孟反

【傳】雷震於山上。其聲過常。故爲小過。天下之事。有時當過而不可過甚。故爲小過。君子觀小過之象。事之宜過者則勉之。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當過而過。乃其宜也。不當過而過。則過矣【本義】山上有雷。其聲

小過。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
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彖所謂可小事而宜下者也。朱子
曰。山上有雷小過。是聲在高處下來。是小過之義。飛鳥
遺之音。也是自高處放下聲來○小過是過於慈惠之
類。大過則是剛嚴果毅底氣象○小過大率是過得不
多。如大過便說獨立不懼。小過只說這行喪用。都只是
這般小事○小過是小事過。又是過於小。如行過乎恭。
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是過於小。退後一步自貶底意
思。又曰。君子行過恭。喪過哀。用過儉。皆是宜下之意○
建安丘氏曰。雷。陽聲也。方伏於地中。其聲未發。於卦爲
復。及出於地上。其聲和暢。於卦爲豫。在於天上。則震薄
宇宙。於卦爲大壯。今在於山上。則已離於地。未升於天。
其聲小過而已○平菴項氏曰。曰行。曰喪。曰用。皆見於
動。以象震也。曰恭。曰哀。曰儉。皆當止之節。以象艮也○
嵩山晁氏曰。恭過則僞。哀過則毁。儉過則陋。而君子以
之者。蓋有爲而爲之。將矯之以爲中也。時有舉趾高之
莫敖。故正考父矯之以循墻。時有短喪之宰予。故高柴
矯之以泣血。時有三歸反坫之管仲。故晏子矯之以弊

裘。雖非中行。亦足以矯時厲俗也○徂徠石氏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祭豚肩不掩豆。人皆謂之不知禮。獨曾子以爲國奢則示之以儉。蓋齊奢侈之甚。晏子能矯時之弊。是得小過之義○雲峯胡氏曰。本義以爲小者之過。蓋如不懼无悶。是過於激烈。過之大者。此則過於收斂。過之小者也。又以爲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蓋可過乎恭。不可過乎傲。可過乎哀。不可過乎易。可過乎儉不可過乎奢也。又以爲不可甚過。蓋恐其恭之甚則爲足恭。哀之甚則爲喪明。儉之甚則爲豚肩不掩豆也

初六飛鳥以凶

傳 初六陰柔在下。小人之象。又上應於四。四復動體。小人躁易而上有應助。於所當過必至過甚。況不當過而過乎。其過如飛鳥之迅疾。所以凶也。躁疾如是。一有則字所以過之速且遠。救止莫及也 本義 初六陰柔。上應九四。

又居過時。上而不下者也。飛鳥遺音。不宜上宜下。故其象占如此。郭璞洞林占得此者。或致羽蟲之孽。朱子曰。初六飛鳥以凶。只是取其飛過高了。不是取遺音之義。中孚有卵之象。小過中間二畫是鳥腹。上下四陰爲鳥翼之象。鳥出乎卵。此小過所以次中孚也。○進齋徐氏曰。初柔本下而上與四應。四動體。初從四而動。如鳥之飛。動而不止。又小過之義。上逆下順。初躁動而從上。失宜下之義。故凶。○平菴項氏曰。二爻皆當鳥翅之末。初六在艮之下。當止而反飛。以飛致凶。故曰飛鳥以凶。上六居震之極。其飛已高。動而成離。則麗於罔罟。故曰飛鳥離之凶。○雲峯胡氏曰。大過有棟、橈象。棟之用在中。故於二四言之。小過有飛鳥象。鳥之用在翼。故於初上言之。然初二五上皆翼也。獨初上言之何也。鳥飛不在翼而在翰。初上其翰也。飛於初已凶。飛於上可知矣。聖人戒辭與坤姤同。大過之初。過謹則无咎。小過之初。不謹已有咎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傳其過之疾。如飛鳥之迅。豈容救止也。凶其宜矣。不可如何。无所用其力也。朱子曰。若占得者更无可避之理。故象曰不可如何也○中溪張氏曰。不可如何者。猶言无可奈何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傳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於父者。祖之象。四在三上。故爲祖。二與五居相應之地。同有柔中之德。志不從於三四。故過四而遇五。是過其祖也。五陰而尊。祖妣之象。與二同德相應。在它卦則陰陽相求。過之時必過其常。故異也。无所不過。故二從五亦戒其過。不及其君。遇其臣。謂上進而不陵及於君。適當臣道。則无咎也。遇當也。過

臣之分則其咎可知〔大義〕六二柔順中正進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是過陽而反遇陰也如此則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是不及君而適遇其臣也皆過而不過守正得中之意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三父四祖五便當妣過祖而遇妣是過陽而遇陰然而陽不可過則不能及六五却反回來六二上面○雲峯胡氏曰相過謂之過過是有心邂逅謂之遇遇是无心春秋公及宋公遇于清我所欲曰及不期而會曰遇及是有心遇是无心遇字與及字相反過字與不及相反六二柔順中正設使進而往則過三四之陽而遇六五是過其祖遇其妣也只如此而不進則不及六五而自遇其臣之分矣兩遇字微不同遇其妣邂逅之遇故本義曰反遇遇其臣適相當之遇故本義曰適遇皆過而不過者二之陰本過於陽今進則過而遇其妣不進則不及而遇其臣皆過而不過者也二柔順中正所以如此他爻過者不遇遇者不過唯六二過而又遇然以不及其君爲无咎則過其君可

知。過其祖則有繼世之譽。過其君則有犯分之嫌○中溪張氏曰。過其祖。遇其妣。上逆也。不及其君。遇其臣。下順也。順則无咎○臨川吳氏曰。二五當陰過之時。而无害陽之事。得中故也。五中而不正。二中而正。故其爻辭比六五尤善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傳 過之時事无不過其常故於上進則戒及其一作其及君。臣不可過臣之分也 本義 所以不及君而還遇臣者。以臣不可過故也 中溪張氏曰。君尊臣卑。爲臣者不可陵及其君。象言臣不可過者。亦臣之分也 ○雲峯胡氏曰。小者有時不可過。臣之於君不可過也。本義發之。君臣之大分嚴矣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傳 小過陰過陽失位之時。三獨居正。然在下无所能爲。

而爲陰所忌惡故有所一作當過者在過防於小人若弗過防之則或從而戕害之矣如是則凶也三於陰過之時以陽居剛過於剛也既戒之過防則過剛亦在所戒矣防小人之道正己爲先三不失正故无必凶之義能過防則免矣三居下之上居上爲下皆如是也

本義

小過之時事每當過然後得中九三以剛居正衆陰所欲害者也而自恃其剛不肯過爲之備故其象占如此若占者能過防之則可以免矣朱子曰中孚小過兩卦鶻突不可曉小過尤甚如云弗過防之則是不能過防之也四字只是一句至弗過遇之與弗遇過之皆是兩字爲絕句意義更不可曉○瓜山潘氏曰柔過之時九三獨得位不過爲之防則橫逆至矣○雙湖胡氏曰朱子謂弗過遇之是兩字爲絕

句。愚謂弗過防之。從或戕之。亦當兩字爲絕句。蓋小過乃陰過之時。故二陽爻皆稱弗過。是言陽弗能過也。防之。防陰也。言弗能過之。則當防之。若不防而反從之。則彼或得以戕我而凶矣。二陰在下。有上進之勢。故當防

○雲峯胡氏曰。弗過防之作一句讀。戒辭也。依九四例作兩句讀。亦戒辭也。謂三恃其剛。而不肯過防可也。謂三之陽雖弗過。而當防陰之過亦可也。陰欲害陽。陽當爲備。若反從之。則或被其戕而凶。或者。未必然之辭。聖人以此戒三。謂當以陰之過也而防之。不當以陰之比也而狎之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傳 陰過之時。必害於陽。小人道盛。必害君子。當過爲之防。防之不至。則爲其所戕矣。故曰凶如何也。言其甚也

中溪張氏曰。爲九三者若不過防二陰浸長之患。而輕從之。或者得以戕君子之陽。其凶當如何也。凡事不可過。唯君子之防小人。不可不過爲之慮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傳 四當小過之時。以剛處柔。剛不過也。是以无咎。旣弗過。則合其宜矣。故云遇之。謂得其道也。若往則有危。必當戒懼也。往去柔而以剛進也。勿用永貞。陽性堅剛。故戒以隨宜。不可固守也。方陰過之時。陽剛失位。則君子當隨時順處。不可固守其常也。四居高位而无上下之交。雖比五應初。方陰過之時。彼豈肯從陽也。故往則有厲

本義 當過之時。以剛處柔。過乎恭矣。无咎之道也。弗過遇之。言弗過於剛而適合其宜也。往則過矣。故有厲而當戒。陽性堅剛。故又戒以勿用永貞。言當隨時之宜。

不可固守也。或曰。弗過遇之。若以六二爻例。則當如此說。若依九三爻例。則過遇當如過防之義。未詳孰是。當闕以俟知者

朱子曰。九四弗過遇之。過遇猶言加意待之也。上六弗過過之。疑亦當作弗過遇之。與九三弗過防之文體正同○雙湖胡氏曰。九四弗過與九三同義。遇之。前遇乎陰也。上往則危厲。必當致其戒謹。然陽性本上。故又戒其勿用於貞。言不必永久貞固以自守。但戒謹則可免厲矣。二陰在上有遇之之勢。故當戒○雲峯胡氏曰。二陽皆當陰過之時。然三當二陰方來之衝。不可不防。四當二陰已上之勢。可以无咎。故九三弗過防之。防當用力。九四弗過遇之。遇非有心。然往則有厲而當戒。故戒三之從者。從在下之陰也。戒四之往者。往而從上之陰也。然往非也。固守不能隨時之宜亦非也。必知時識變者可悟此矣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傳 位不當。謂處柔。九四當過之時。不過剛而反居柔。乃

得其宜。故曰遇之。遇其宜也。以九居四。位不當也。居柔乃遇其宜也。當陰過之時。陽退縮自保足矣。終豈能長而盛也。故往則有危。必當戒也。長。上聲。作平聲則大失易意。以夬與剝觀之可見。與夬之象文同而音異也

本義 爻義未明。此亦當闕 朱子曰。此爻小象。恐不得如伊川說以長字爲上聲。勿用永貞。便是不可長久。勿用永貞。是莫常常恁地。又曰。莫一向要進底意○李氏光曰。方群陰用事之時。求動而進則危矣。故當戒謹。亦勿固守其正而昧於幾也。處小人之間。求進則爲所擠陷。守節則爲所嫉忌。蓋處位不當。姑靜以俟天時而已○雲峯胡氏曰。程傳長作上聲。本義以爲爻義未明者。何可長也凡四皆上爻言之。終不可長九三。訟言於初。夬言於上。其義甚明。此獨言於四。故本義闕之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傳 五以陰柔居尊位。雖欲過爲。豈能成功。如密雲而不能成雨。所以不能成雨。自西郊故也。陰不能成雨。小畜卦中已解。公弋取彼在穴。弋射取之也。射止是射。弋有取義。穴。山中之空。中虛乃空也。在穴。指六二也。五與二本非相應。乃弋而取之。五當位。故云公。謂公上也。同類相取。雖得之。兩陰豈能濟大事乎。猶密雲之不能成雨也。

本義 以陰居尊。又當陰過之時。不能有爲。而弋取六二以爲助。故有此象。在穴。陰物也。兩陰相得。其不能濟大事可知。○朱子曰。密雲不雨。大槩是做不得事底意思。○弋是俊壯底意。却只弋得這般物事。○雲峯胡氏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文王爲小畜六四言也。而周公以言小過之六五。蓋皆言小者不能大有爲也。

皆互兌。皆有雲雨自西之象。坎爲弓。兌互坎。或孚坎。皆取弋射象。然彼射隼射雉。此僅取彼在穴。甚言陰小之不足大有爲也。初上有飛鳥象。在穴不飛者也。易之取象。大者以田爲象。最大者以狩爲象。小則以弋爲象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傳 陽降陰升合則和而成雨。陰已在上。雲雖密。豈能成雨乎。陰過不能成大之義也 本義 已上。太高也 中溪張氏曰。小畜小過。皆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何也。曰。陰陽二氣。以均調適平而後雨。陰多陽少。陽多陰少。則皆不雨也。小畜以一陰畜五陽。陰少於陽。則不能以固乎陽。故曰密雲不雨尚往也。言陽尚往。則不與陰和而不能雨矣。小過以四陰而包二陽。陽少於陰則不能制乎陰。故曰密雲不雨已上也。言陰已上。則不與陽和而不能雨矣○雲峯胡氏曰。二曰臣不可過。五太高。則又言君不可過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傳 六陰而動體處過之極不與理遇動皆過之其違理過常如飛鳥之迅速所以凶也離過之遠也是謂災眚是當有災眚也災者天殃眚者人爲既過之極豈唯人眚天災亦至其凶可知天理人事皆然也

本義 六以陰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過之已高而甚遠者也故其象占如此或曰遇過恐亦只當作過遇義同九四未知是否

誠齋楊氏曰上六以陰柔之資居震動之體豈唯不與二陽相遇而已直欲超而過之出其上極其高如飛鳥焉亢滿如此豈不罹災眚之凶乎○雙湖胡氏曰此爻與四正相反九四曰弗過遇之上六曰弗遇過之弗過遇之者陽微而弗能過乎陰反遇乎陰也弗遇過之者陰上而弗能遇陽反過乎陽也小過陰過而陽弗過之時故四言弗過而上言過四前有陰有相遇之理上已過陽无復遇之期故四言遇而上言弗遇亦

可見也。飛鳥離之。取遠過之象。陰過如此。非陰之福也。災眚荐至。凶孰甚焉。此可爲小人過盛者之戒。○雲峯胡氏曰。六二陰柔中正。故曰過曰遇。九四陽弗過而遇乎陰。上六陰弗能遇而過乎陽。四无心之遇。上有心之過也。初之飛鳥已凶。上飛鳥而離之。凶可知矣。不特曰凶。且天災人眚无不有之。然則陰之過。豈陰之福哉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傳 居過之終。弗遇於理而過之。過已亢極。其凶宜也一作

矣。○進齋徐氏曰。上六弗與陽遇而且過之。蹴其上。極其亢。如鳥之不能戢翼垂翅。而超然高飛。上而不能下。所謂飛鳥離之凶也。○建安丘氏曰。小過四陰二陽。陰過於陽。故爲小過。合六爻而論。初上兩爻皆陰不中過者也。故初飛鳥以凶。上飛鳥離之凶。皆戒其過也。二五兩爻。二比三。五比四。剛柔相濟。位復得中。不過者也。故二言遇其臣。五言弋在穴。亦无凶咎之戒。此上下四陰爻之別也。至三四兩陽。在三則曰弗過防之。防謂防下二陰也。使三在二陰之上。而不謹爲之防。則陰柔必至害己。故曰從或戕之凶。四曰弗過遇之。遇謂遇上二陰

也。使四在二陰之下。一或輕動。致五六之遇。則危厲之事也。故曰往厲必戒。然陰在陽上。其害猶可追。陰在陽下。其禍不可測矣。是以九三凶而九四无咎。此又中兩陽爻之別也。觀小過者。苟能於爻位陰陽求之。則過與不過之義得矣。○臨川吳氏曰。此卦初六與九四。九三與上六。兩爻之辭皆相表裏。然初六之以凶。其辭若急。至九四曰无咎。曰厲。曰勿用。則其辭緩何也。九三之或戕。其辭猶疑。至上六曰離之。曰凶。曰災眚。則其辭決何也。蓋陰柔過盛。陽剛但宜下退。不宜上進。四居柔則能下也。三居剛則好上也。下則凶或可免。上則凶不可免矣。此初四之辭所以先急而後緩。三上之辭所以始疑而終決與。嗚呼。陽剛有不幸而際斯時者。可不知所以自處之道哉

䷾ 離下坎上

傳 既濟。序卦。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既濟。能過於物必可以濟。故小過之後。受之以既濟也。爲卦水在火上。

水火相交則爲用矣各當其用故爲旣濟天下萬事已濟之時也雲峯胡氏曰後天以坎離居先天乾坤之位故上經首乾坤終坎離下經亦以坎離之交不交終焉坎陽而離陰坎先而離後上經乾坤之後坎上坎下凡六卦下經亦以坎上坎下終焉卦名旣濟未濟亦且取義於坎五行坎中之水最先而天下坎險之時最多也○庸齋趙氏曰坤上乾下爲泰以天地之交也坎上離下爲旣濟以水火之交也以畫觀之則乾居坤中爲坎坎者乾之中也故乾居西北而坎居正北坤居在乾中爲離離者坤之中也故坤居西南而離居正南坎離者乾坤之大用也故泰六爻雖相應而二五處非其位旣濟六爻不唯皆相應而剛柔无一之不當以是爻居是位其應者皆正也水火相交而剛柔正應其爲旣濟豈不大哉○中溪張氏曰涉川曰濟旣未濟皆有坎體坎在外則内无險故爲旣濟坎在内則内有險故爲未濟

旣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傳】既濟之時。大者既已亨矣。小者尚有一有未字亨也。雖既濟之時。不能无小未亨也。小字在下。語當然也。若言小亨。則爲亨之小也。利貞。處既濟之時。一无之時字利在貞固以守之也。初吉。方濟之時也。終亂。濟極則反也。朱子曰。既濟是已濟了。大事都已亨過了。只更小小底正在亨通。若能戒謹恐懼。得常似今。猶自得。不然便一向不好去了。伊川之意亦是如此。但要說做亨小。所以不分曉。

【本義】既濟。事之既成也。爲卦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故爲既濟。亨小。當爲小亨。大抵此卦及六爻占辭。皆有警戒之意。時當然也。朱子曰。亨小當作小亨。大率到那既濟了時。便有不好去。所以說小亨。如唐時貞觀之盛。便向那不好處。又曰。若將濟。便是好。今已濟。便只是不好

去了○初吉終亂便有不好在末後底意思○隆山李氏曰水火相逮兩相交接既濟之象既濟則爲亨矣其所以致亨者非獨兩兩相應以居位各正故也初三五陽位皆以九居之二四六陰位皆以六居之六十四卦无如既濟最正故曰利貞向使不正安能相濟夫既濟功成物極則反理之必然故曰初吉終亂卦辭亦慮既濟後盈溢太過者耶○潛室陳氏曰既濟之卦時既濟矣而曰亨小者蓋既濟之尾乃未濟之首有儆戒无虞之意故只可言小亨也有初无終而二以柔居中此初吉也既濟終爲未濟故又曰終亂○中溪張氏曰利貞者六位當也初吉者二也終亂者上也離內坎外出離入坎則既濟爲未濟矣○雲峯胡氏曰易之道一陰一陽天下之生一治一亂陽一而陰二故治常少而亂常多創業之主以憂勤而吉守成之君以逸樂而亂初吉不幾時終亂乃迭見聖人所以於既濟之時深戒之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本義 濟下疑脫小字 郭氏京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按亨小下脫小字○嵩山晁氏曰孔

氏正義亦謂合有兩小字○中溪張氏曰。旣濟之亨。何以謂之小者亨也。蓋爻有六位。三陰得位而三陽下之。故曰小者亨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傳旣濟之時。大者固已亨矣。唯有小者亨也。時旣濟矣。固宜貞固以守之。卦才剛柔正當其位。當位者其常也。乃正固之義。利於如是之貞也。陰陽各得正位。所以爲旣濟也

本義以卦體言

白雲郭氏曰。六爻有應者八卦。然應而皆得位者。六十四卦獨此一卦而已。是知旣濟者必在有應。必得其位。然後可也○中溪張氏曰。旣濟之道所利者貞。謂初九九三九五陽皆居陽。六二六四上六陰皆居陰。此剛柔各得其正而位當也

初吉。柔得中也

傳二以柔順文明而得中。故能成既濟之功。二居下體方濟之初也。而又善處。是以吉也 本義指六二 中溪張氏曰。初吉者。以六二之柔而得下體之中也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傳天下之事不進則退。无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无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九五之才非不善也。時極道窮。理當必變也。聖人至此奈何。曰。一无曰字唯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堯舜是也。

故有終而无亂 中溪張氏曰。卦曰終亂。而彖曰終止則亂。非終之能亂也。於其終而有止心。此亂之所由生也。○建安丘氏曰。古今治亂之變何有窮也。治極生亂。亂極生治。此雖天運實人事也。人之常情

處无事則止心生。止則心有所怠而不復進。此亂之所從起。處多事則戒心生。戒則心有所畏而不敢肆。此治之所由兆。治亂者。天也。所以制其治亂者。人也。彖曰終亂。而傳曰終止則亂。止則亂矣。不止亂安從生。玩一止字。則知夫子之於贊易也。其旨深矣○雙湖胡氏曰。文王卦辭初吉終亂之云。不過如泰極則否之類。既濟極則反爲未濟耳。非有他也。夫子釋之則曰終止則亂。味止之一字。卽雜卦所謂既濟定也之義。蓋既濟之陰陽各歸其家。易於伏而不動。覆其運者若一切止而不爲。則亂之所由起矣。此又夫子之旨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亦曰剛柔雖正。位雖當。而氣機之運不可使一息或停。譬之人身心火既降。腎水既升。可謂一身之既濟矣。然善於康濟者。豈可使升者不降。降者不升。必如所謂靜極復動動極復靜。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而循環无端焉而後可耳。此夫子終止則亂之微意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傳 水火既交。各得其用。爲既濟。時當既濟。唯慮患害之

生。故思而豫防。使不至於患也。自古天下既濟而致禍亂者。蓋不能思慮而豫防也。節齋蔡氏曰。思患。坎難象。豫防。離明象。○臨川吳氏曰。時雖既濟。凡事當慮其後患而為之先備。有備則无患。思者。慮其後也。豫者。為之於其先也。○平菴項氏曰。人之用莫大於火。而火常生患。善濟火者莫如水。思火之為患而儲水以防。使水常在火上。其力足以勝之。則其患亡矣。是故君子致道立教。設政舉事。知末流之生患。必皆有以防而濟之。○進齋徐氏曰。既濟雖非有患之時。而患每生於既濟之後。君子於此慎思而豫為之防。則不至於患矣。○白雲郭氏曰。成湯之危懼。成王之小毖。皆思患豫防之謂也。故卦言終亂。象言豫防。爻有濡首之厲。其義一也。○涑水司馬氏曰。既濟未濟反覆相承也。艱險未濟。君子以矜慎之志。辨物之宜。處之以道。如是。險无不濟。功无不成。事既濟矣。无所復為。則又當思未萌之患而豫防之。是以君子能康乂民物。而永保安榮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傳初以陽居下。上應於四。又火體其進之志銳也。然時旣濟矣。進不已則及於悔咎。一作吝故曳其輪。濡其尾。乃得无咎。輪所以行。倒曳之使不進也。獸之涉水必揭其尾。濡其尾則不能濟。方旣濟之初。能止其進。乃得无咎。不知已則至於咎也

本義輪在下。尾在後。初之象也。曳輪則車不前。濡尾則狐不濟。旣濟之初。謹戒如是。无咎之道。占者如是。則无咎矣

朱子曰。曳輪濡尾。是只爭些子時候。是欲到與未到之間。不是不欲濟。是要濟而未敢輕濟。如曹操臨敵。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老子所謂與兮若冬涉川之象。涉則畢竟涉。只是畏那寒了。未敢便涉 ○臨川吴氏曰。旣濟之初可以濟而守正不遽進也。如車將濟水而曳其輪。狐將濟水而濡其尾。雖不遽濟而終可濟。故无咎 ○中溪張氏曰。輿以輪而行。曳其輪則不前。不亟行也。獸必揭其

尾而後濟。濡其尾則不掉。不速濟也。初以剛居剛而應乎四。當濟之始。勇於上進。故以此戒之○隆山李氏曰。徐進而不躐等。无咎之道也○雲峯胡氏曰。九剛動之才。有輪象。初一卦之後。有尾象。輪所以行。此既濟之時也。而有未濟之象。謹戒如此。蓋欲濟而未肯輕也。故无咎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傳 既濟之初。而能止其進。則不至於極。其義自无咎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喪息浪反 茀方弗反

傳 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也。然五既得尊位。時已既濟。无復進而有為矣。則於在下賢才。豈有求用之意。故二不得遂其行也。自古既濟而能用人者鮮矣。以唐太宗之用言。尚怠於終。

況其下者乎。於斯時也。則剛中反為中滿。坎離乃為相戾矣。人能識時知變。則可以言易矣。二陰也。故以婦言。茀婦人出門以自蔽者也。喪其茀。則不可行矣。二不為五之求用則不得行。如婦之喪茀也。然中正之道豈可廢也。時過則行矣。逐者從物也。從物則失其素守。故戒勿逐。自守不失。則七日當復得也。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得。謂時變也。雖不為上所用。中正之道无終廢之理。不得行於今。必行於異時也。聖人之一有為字勸戒深矣

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而九五居既濟之時。不能下賢以行其道。故

二有婦喪其茀之象。茀婦車之蔽。言失其所以行也。然中正之道不可終廢。時過則行矣。故又有勿逐而自得之戒

中溪張氏曰。婦。二也。茀所以蔽車者。婦人出門。必有茀自蔽而後行。詩云翟茀以朝。是也。二應在五。以五溺於二柔。未即應已。故有喪茀之象○雲峯胡氏曰。五雖與二應。而不汲汲於求二者。處既濟之時。剛中反爲中滿故也。二欲自行其道。不可得矣。然五雖不汲汲於二。二守中正之道。亦不汲汲然逐之。數極則必變道窮則必通。不然。喪但失其在外者。逐則自失其在我者矣。震六二亦曰七日得。皆自二反覆數之。歷七數又值二。是二之所以爲中正者固在也。中正可久廢哉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傳中正之道雖不爲時所用。然无終不行之理。故喪茀七日當復得。謂自守其中。異時必行也。不失其中則正

矣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傳】九三當既濟之時。以剛居剛。用剛之至也。既濟而用剛如是。乃高宗伐鬼方之事。高宗。必商之高宗。天下之事既濟。而遠伐暴亂也。威武可及而以救民爲心。乃王者之事也。唯聖賢之君則可。若騁威武。忿不服。貪土地。則殘民肆欲也。故戒不可用小人。小人爲之。則以貪忿私意也。非貪忿則莫肯爲也。三年克之。見其勞憊之甚。聖人因九三當既濟而用剛。發此義以示人。爲法爲戒。豈淺見所能及也

【本義】既濟之時。以剛居剛。高宗伐鬼

方之象也。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後克。戒占者不可輕動之意。小人勿用。占法與師上六同

朱子曰。高宗伐鬼方。疑是高宗舊日占得此爻。故聖人引之以證此爻之吉凶。如箕子之明夷利貞帝乙歸妹。皆恐是如此○建安丘氏曰。鬼方。幽遠小國也。蒼頡篇云。鬼。遠也。三近坎體。有鬼方之象。離爲戈兵。有伐之象○東谷鄭氏曰。九三以剛陽處欲變之位。剛陽則過於有爲。欲變則動而之外。內治已濟。必欲用陽剛以求功於外者。故爲之戒曰。以高宗之盛而伐鬼方。猶三年而後克之。其可用小人而啓多事之源乎。无事之世。捨內治而幸邊功者。皆小人啓之也○雲峯胡氏曰。三居離明之極。上在坎險之外。故有高宗伐鬼方之象。或是高宗伐鬼方嘗占得此爻。故引之以爲象。本義以爲六爻皆警戒意。然則此亦爲九三戒也。三居離終。火性易燥。況復以剛居剛。聖人唯恐其失之躁動也。故曰高宗之伐鬼方也。宜若易然。然且三年克之。其不如高宗者可知矣。小人勿用。用小人則有躁動之失。故也。三代之兵。未嘗用一小人。用小人。是平一亂而生一亂也。聖人此意甚微。故於初則勉其戒謹。於二則戒以

勿遂。於三則戒以小人勿用。蓋於既濟之時。唯欲其持重緩進。常如未濟之時○中溪張氏曰。小人夷狄皆爲陰類。戎狄之禍遠。小人之禍近。故作易者於用兵之後。必以小人勿用戒之。如師之上六既濟之三。是也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憊蒲拜反

傳言憊以見其事之至難。在高宗爲之則可。无高宗之心。則貪忿以殃一作殘民也 或問三年克之憊也。以言用兵是不得已之事。以高宗之賢。三年而克鬼方。亦不勝其憊矣。朱子曰。言兵不可輕用也○建安丘氏曰。三年而後克之。則師老財匱。其困憊亦已甚矣○臨川吳氏曰。憊。言用力之疲困。以見克之之難。而用兵非美事也

六四。繻有衣袽如終日戒

傳四在濟卦而水體。故取舟爲義。四近君之位。當其任者也。當既濟之時。以防患慮變爲急。繻當作濡。謂滲漏

也。舟有鏬漏。則塞以衣袽。有衣袽以備濡漏。又終日戒懼不怠慮患當如是也。不言吉。方免於患也。既濟之時。免患則足矣。豈復有加也

【本義】既濟之時。以柔居柔。能預備而戒懼者也。故其象如此。程子曰。繻當作濡。衣袽所以塞舟之鏬漏

朱子曰。六四以柔居柔。能慮患預防。蓋是心低小底人。便能慮事。柔善底人心不麤。慮事細密。剛果之人心麤。不解如此○中溪張氏曰。六四出離入坎。此濟道將革之時也。濟道將革。則鏬漏必生於此。四坎體也。故取漏舟爲戒。終日戒者。自朝至夕不忘戒備。常若坐弊舟而水驟至焉。斯可以免覆溺之患○雲峯胡氏曰。九三以剛居剛。易失之躁。故以高宗三年克鬼方之象戒之。六四以柔居柔。自有能預備而戒懼之象矣。譬如乘舟者。不可以无繻而忘衣袽。亦不可謂衣袽已備。遂恝然不知戒。水寖至而不知。則雖有衣袽。不及施矣。備患之懼。不失於尋常。而慮患之念。又不忘於須臾。此處既濟之道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傳 終日戒懼常疑患之將至也處既濟之時當畏愼如是也 中溪張氏曰人之於事惟其有所疑於心然後能思所以處之此君子所以必思患而豫防之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傳 五中實孚也二虛中誠也故皆取祭祀爲義東鄰陽也謂五西鄰陰也謂二殺牛盛祭也禴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時不同也二五皆有孚誠中正之德二在濟下尚有進也故受福五處濟極无所進矣以至誠中正守之苟未至於反耳理无極而終不反者也已至於極雖善處无如之何矣故爻象唯言其時也 本義 東陽西陰言

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也。又當文王與紂之事。故其象占如此。象辭初吉終亂。亦此意也或問九五爻以言紂雖貴爲天子。祭祀之盛。而不若文王之薄祭却可以福祐。蓋時之興衰。自是如此。朱子曰。楊子雲云。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蓋十六日。月雖缺未多。更圓似生明之時。畢竟是漸缺去。月初雖小。於生魄時。畢竟是長底時節。又問占得此爻則如何。曰。這當看所值之時如何。大意大抵不得便宜○白雲郭氏曰。祭之盛者。非无誠也。然以物爲主。祭之薄者。非无物也。然以誠爲主。物過於誠。則物勝誠而誠日以衰。誠過乎物。則誠勝物而誠日以著是也○雲峯胡氏曰。東。陽也。謂五。西。陰也。謂二。禴。夏祭也。離爲夏。本義於爻辭。拳拳於時之一字。此則曰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在下而始得時也。時之過。如月已望而將晦之時乎。時之始至。如月方弦而將至於望之時也。夫文王與紂同此一時也。在紂則爲已過之時在文王則爲未至之時也。然福在天地閒。未嘗不以與人。非吝於紂而私於文王也。文王實有以受之。紂自无受

之道爾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傳 五之才德非不善。不如二之時也。二在下有進之時。故中正而孚。則其吉大來。所謂受福也。吉大來者。在既濟之時爲大來也。亨小初吉是也。

中溪張氏曰。既濟之後。唯恐過盛。以祭言之。于斯時也。豈不如約。故東鄰不如西鄰。牛不如禴。盖祭而得其時。雖禴之薄。實足以受其福。而吉之大來可知矣

上六。濡其首。厲

傳 既濟之極。固不安而危也。又陰柔處之。而在險體之上。坎爲水。濟亦取水義。故言其窮至於濡首。危可知也。

既濟之終而小人處之。其敗壞可立而待也

本義 既濟之極。險體之上。而以陰柔處之。爲狐涉水而濡其首之象。占者不戒。危之道也

隆山陳氏曰。涉水而至於濡尾。不害其爲濟也。首亦濡則溺矣。故厲。○誠齋楊氏曰。上六以柔儒之資。懷亢滿之志。居治安之極。如已濟大川。自謂沒世无風濤之虞矣。不知濟其一。又遇其一。求載而无宿舟。求涉而无善游。褰裳馮河。濡至於首。則溺其身可知矣。○中溪張氏曰。初九濡其尾而无咎者。以既濟之初則吉也。上六濡其首而厲者。以既濟之終止則亂也。○馮氏去非曰。首在前。尾在後。則既未濟之六爻象皆橫觀也。皆有坎水。故首尾皆濡。以見凡事之欲濟者。身在其中乃可濟也。首尾皆濡則身在其中矣。又曰。既濟險乃在前。未濟乃出乎險者也。而卦義相反。蓋以水火相濟不相濟爲象也。然險終在前。故既濟終厲。終出乎險。故未濟終乎。應易窮則變之義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傳既濟之窮危至於濡首其能長久乎或問既濟上三爻皆漸漸不好去。蓋出明而入險。四有衣袽之象。而曰有所疑也。便是不美底端倪自此已露。五殺牛則太自過盛。上濡首則極而亂矣。不知如何。朱子曰。然。時運到那時都過了。康節所謂飲酒酩酊開花離披時節。所以有這樣不好底意思出來○建安丘氏曰。既濟合離坎成卦。坎在外无險矣。故爲既濟。合六爻言之。内三爻離明也。初言曳輪无咎。二言喪茀勿逐。三有伐鬼方而克之象。此已濟之事也。外三爻坎險也。在四則有衣袽之戒。五則嘆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時。而上又有濡首厲。何可久之訓。則既濟爲未濟矣

䷿ 坎下離上

傳未濟序卦。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既濟矣物之窮也。物窮而不變。則无不已之理。易者變易而不窮也。故既濟之後。受之以未濟而終焉。未濟則未窮也。

未窮則有生生之義。爲卦離上坎下火在水上。不相爲用。故爲未濟

雲峯胡氏曰。上經首乾坤乾坤之後六卦皆主坎之一陽。下經終既濟未濟。濟因坎水取義。而亨又皆主離之一陰。天地終始。皆水火相爲用也。三陽失位故未濟。三陰應三陽而陰又得中。所以未濟終於濟也○鄭氏湘卿曰。上坎下離爲既濟。上離下坎爲未濟。然離中有坎。坎中有離。二體而互成四卦。四卦而歸二體。其實一也。坎水也。其情溪而邪。離火也。其性烈而正。坎常爲小人。離常爲君子。然離中有坎。情其性也。故既未之離反爲小人。坎中有離。性其情也。故既未之坎反爲君子。君子在上而小人在下。則治无不濟。故坎上離下爲既濟。小人在上而君子在下。則治莫能濟。故離上坎下爲未濟。此以人事言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汔傳魚乞反 本義許訖反

(傳)未濟之時有亨之理。而卦才復有致亨之道。唯在愼處。狐能度水。濡尾則不能濟。其老者多疑畏。故履冰而

聽懼其陷也。小者則未能畏慎故勇於濟。汔。當爲仡。壯勇之狀書曰仡仡勇夫小狐果於濟則濡其尾而不能濟也。未濟之時求濟之道當至慎則能亨。若如小狐之果則不能濟也。既不能濟无所利矣

本義 未濟事未成之時也。水火不交不相爲用卦之六爻皆失其位故爲未濟。汔幾也。幾濟而濡尾猶未濟也。占者如此何所利哉

建安丘氏曰。未者有所待之辭未濟非不濟也。待時而濟爾○進齋徐氏曰。未濟有終濟之理。故亨。狐能渡水。濡尾則不能濟。以六居初。小狐也。汔。幾也。尾。謂初也。幾濟而濡其尾則力竭而不能濟。无所利矣○隆山李氏曰。聖人作易。一卦必求所以亨之理。在既濟時有既濟之亨。未濟時有未濟之亨。既濟已然之亨。未濟方來之亨。又曰。坎爲水爲穴爲隱伏。物之穴居隱伏往來水間者。狐也○息齋余氏曰。未濟本有亨之道。但如小

狐幾濟而濡尾。則无所利爾。謂占遇未濟者皆无攸利不可也。在所處如何爾 ○雲峯胡氏曰。小狐汔濟濡其尾。未濟之象也。无攸利。未濟之占也。易不終既濟而終未濟。易不可窮故也。未濟之時。其花未開之春。月未圓之夜乎。天地不交爲否。否不曰亨。否不通也。水火不交爲未濟。非不濟也。未焉爾。故曰未濟亨。无他。未濟水火之不交。而坎男居離女下。又男女之交也。況既濟下離互坎。上坎互離。既濟之中互未濟。未濟下坎互離。上離互坎。未濟之中互既濟。非唯見時變之相爲反覆。而水火互藏其宅。復於易中見之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傳 以卦才言也。所以能亨者。以柔得中也。五以柔居尊位。居剛而應剛。得柔之中也。剛柔得中。處未濟之時。可以亨也 本義 指六五言 或問未濟所以亨者。謂之未濟便是有濟之理。但尚遲遲。故謂之未濟。而柔得中。又自有亨之道。朱子曰。然 ○建安丘氏曰。未濟非終於不濟。欲濟而未爾。柔得中。謂五以柔

而得中位也○雲峯胡氏曰。乾坤之後爲坎者六。至旣濟未濟雖因坎取義。然皆曰柔得中也。則又專指離而言。坎之與離。終始可相有而不可相无如此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

傳 據二而言也。二以剛陽居險中。將濟者也。又上應於五。險非可安之地。五有當從之理。故果於濟如小狐也。旣果於濟。故有濡尾之患。未能出於險中也 朱子曰。小狐汔濟。汔字訓幾。與井卦同。旣曰幾。便是未濟。未出坎中。不獨是說九二爻。通一卦之體。皆是未出乎坎險。所以未濟

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

傳 其進銳者其退速。始雖勇於濟。不能繼續而終之。无所往而利也 朱子曰。不續終也。是首濟而尾濡。不能濟不相接續去。故曰不續終也。狐尾大。濡其

尾。則濟不得矣。○瀘川毛氏曰。未濟之初六。陰也。小狐之象。小人也。非濡尾之不可濟。而小人之不足以濟也。○建安丘氏曰。不續終。指初也。下坎象狐。初其尾也。二之未能出險者。以初柔力微而不能續其後也。正猶狐幾濟而濡其尾。首濟而尾未濟也。何所利乎

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傳 雖陰陽不當位。然剛柔皆相應。當未濟而有與。若能重慎。則有可濟之理。二以汔濟。故濡尾也。卦之諸爻皆不得位。故爲未濟。雜卦云未濟男之窮也。謂三陽皆失位也。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 朱子曰。張敬夫說伊川之在涪也。方讀易。有箍桶人以此問。伊川不能答。其人云三陽失位。伊川謂是。不知此語火珠林上已有。蓋伊川未曾看雜書。所以被他說動了○馮氏去非曰。六爻雖不當位。而剛柔皆應。苟能協力以濟。亦可致亨。未濟者終濟矣○建安丘氏曰。六

交剛居陰位。柔居陽位。雖未當位。而一陰一陽各相應。上下協力。故終有出險之功也○平菴項氏曰。既濟三剛三柔皆正。然剛柔正而位當。即謂六二九五剛柔正應而又當位也。若泛言則失彖義。未濟六爻皆不當位。其曰雖不當位。亦指六五言之。剛柔應者。覆解亨字。雖无攸利。用其柔中以與剛應。自有致亨之理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傳 水火不交。不相濟爲用。故爲未濟。火在水上。非其處也。君子觀其處不當之象。以慎處於事物。辨其所當。各居其方。謂止於其所也 本義 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故君子觀象而審辨之 白雲郭氏曰。水火不交。不相爲用。所以爲未濟。亦猶天地不交而爲否也。物之有可辨者。如水火之性是也。居方者。猶居上居下是也。君子觀未濟之象。而慎於辨物居方者。欲其所居各得交濟之道。毋若火在水上而不相爲用也。不然。則物自各止其所。君子何慎之有○建安丘氏曰。辨物如

火之明。居方如水之聚。猶火在天上大有。亦以類族辨物言之。其義可見○雲峯胡氏曰。水火異物。故以之辨物。水火各居其所。故以之居方○開封耿氏曰。既濟未濟之所以不同者。分定與亂耳。故君子慎辨物。使物以群分。愼居方。使方以類聚。如此。則分定不亂。而爲既濟矣

初六。濡其尾。吝。

傳 六以陰柔在下。處險而應四。處險則不安其居。有應則志行於上。然已既陰柔。而一无而字四非中正之才。不能援之以濟也。獸之濟水。必揭其尾。尾濡則不能濟。濡其尾言不能濟也。不度其才力而進。終不能濟。可羞吝也

本義 以陰居下。當未濟之初。未能自進。故其象占如此

進齋徐氏曰。既濟初濡其尾无咎。未濟初濡其尾吝者。既濟之初。才剛足以有濟。又下卦離體。明也。明則知緩

急之宜而不急濟。又苟知纔濟之義。則雖濡尾亦終濟矣。故无咎。未濟之初。才柔下足以濟。又下卦坎體。陷也。陷則冒險以進。而急於求濟。不知未濟之義。則至於濡尾而不能濟矣。故可吝○雲峯胡氏曰。以陽居陽。當既濟之初而濡其尾。時可濟不敢輕濟也。故无咎。初以陰居陽。當未濟之初而濡其尾。時未可濟。不能自濟也。故吝○林氏栗曰。卦言无攸利。而爻言吝者。以在下一卦之初。其失未遠也。故係之以憂虞爾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傳)不度其才力而進。至於濡尾。是不知之極也(本義)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叶。或恐是敬字。今且闕之。朱子曰。極字。猶言極則。又曰。猶言界至之謂。或云當作拯字○雷氏曰。初六知始之欲濟。而不知終之不能續。故曰亦不知極也。極者。終窮之謂

九二。曳其輪。貞吉

【傳】在他卦九居二。爲居柔得中无過剛之義也。於未濟聖人深取卦象以爲戒。明事上恭順之道。未濟者。君道艱難之時也。五以柔處君位。而二乃剛陽之才。而居相應之地。當用者也。剛有陵柔之義。水有勝火之象。方艱難之時。所賴者才臣耳。尤當盡恭順之道。故戒曳其輪則得正而吉也。倒曳其輪。殺其勢。緩其進。戒用剛之過也。剛過則好犯上。（一无上字）而順不足。唐之郭子儀李晟當艱危未濟之時。能極其恭順。所以爲得正而能保其終吉也。於六五則言其貞吉光輝盡君道之善。於九二則戒其恭順盡臣道之正。盡上下之道也【本義】以九二應

六五而居柔得中。爲能自止而不進。得爲下之正也。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坎有輪象。所以說輪。○節齋蔡氏曰。以剛居中。上應六五。有才濟難者也。然以剛應柔。易生陵忽之心。故能緩其所以行。乃得正而吉也。○雲峯胡氏曰。既濟初九。兼濡尾曳輪二象。未濟初與二分之。初在下當爲尾。九剛動當爲輪。初濡其尾。才柔不能自進。二曳其輪。剛居柔而得中。能自止而不進也。中則无有不正。是以貞吉。○厚齋馮氏曰。未濟緣既濟立象。故濡尾濡首兩卦既同。而伐鬼方與曳其輪。先後一位爾。蓋未濟之二。乃既濟之五。未濟之四。乃既濟之三。其爻之剛則然也。所不同者。時與位之異。故吉凶異焉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傳)九二得正而吉者。以曳輪而得中道。乃正也(本義)九居二本非正。以中故得正也 雲峯胡氏曰。程子云正有不中。中无不正。此曰以中

故得正。易之大義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傳 未濟征凶。謂居險无出險之用而行則凶也。必出險而後可征。三以陰柔不中正之才。而居險不足以濟。未有可濟之道出險之用。而征所以凶也。然未濟有可濟之道。險終有出險之理。上有剛陽之應。若能涉險而往從之則濟矣。故利涉大川也。然三之陰柔豈能出險而往。非時不可。才不能也

本義 陰柔不中正居未濟之時以征則凶。然以柔乘剛。將出乎坎。有利涉之象。故其占如此。蓋行者可以水浮。而不可以陸走也。或疑利字上

當有不孚 莆陽劉氏曰。六三居險之極。未能出險而陰柔失位。才不足以濟。又求進焉。凶可知矣。烏能涉夫難乎。既曰未濟征凶。又曰利涉大川。文義相背。本義或疑利字上有不字為得之。大抵未濟下三爻皆未能出險。三與初爻皆陰柔。才不足以濟險。九二剛中。才足以濟險。時未可進。守貞則吉。以此推之。三非利涉可知矣○雲峯胡氏曰。既濟六爻不出卦名。未濟六三卦名獨見。蓋爻俱失位。初上處无位之地。中四爻三皆曰貞吉。獨於六三曰未濟征凶。豈非未濟之時以征則凶。而以居貞則吉乎。況未濟之時。唯剛乃克有濟。故九二九四貞吉。上九无咎。如六三陰柔。又不中正。未濟終難濟矣。故以征則凶。亦不利涉川也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傳)三征則凶者。以位不當也。謂陰柔不中正。无濟險之才也。若能涉險一无險字以從應則利矣 臨川吳氏曰。未濟諸爻位皆不當。而象傳特於六三言之者。陰柔居險極也○瀘川毛氏曰。九二九四以不純用其剛故吉。而六五又以柔中而亨。

各因爻取義。獨此爻以非其人而居其位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傳 九四陽剛居大臣之位。上有虛中明順之主。又已出於險。未濟已過中矣。有可濟之道也。濟天下之艱難。非剛健之才不能也。九雖陽而居四。故戒以貞固則吉而悔亡。不貞則不能濟。有悔者一无者字也。震。動之極也。古之人用力之甚者。伐鬼方也。故以爲義。力勤而遠伐。至于三年然後成功而行大國之賞。必如是乃能濟也。濟天下之道。當貞固如是。四居柔。故設此戒誠齋楊氏曰。既濟伐鬼方而憂其憊者。既濟之世利用靜也。未濟伐鬼方而得其賞者。未濟之世利用動也○隆山陳氏曰。既濟之三。離之上

也。未濟之四。離之下也。二爻正當濟難之地。故象討伐。但既濟言高宗。未濟則受命出征者耳

〔本義〕以九居四。不正而有悔也。能勉而貞。則悔亡矣。然以不貞之資。欲勉而貞。非極其陽剛用力之久不能也。故爲伐鬼方。三年而受賞之象

雲峯胡氏曰。爻言貞吉者三。九二剛中。中則正矣。言貞吉而不言悔亡。五柔中。故貞吉无悔。九四不中。故勉之以貞。貞吉而後悔亡。言不如是則悔不亡也。既濟九三以剛居剛。故直曰高宗伐鬼方。未濟九四以剛居柔。故曰震用伐鬼方。震。懼也。臨事而懼。未濟者必濟矣。大抵三四爻皆人位。易於乾之三曰終日乾乾。夕惕。惕。懼也。於既濟之四曰終日戒。戒。懼也。此復取震懼之意。懼以終始。所以爲易之教也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傳〕如四之才與時合。而加以貞固。則能行其志。吉而悔

亡。鬼方之伐。貞之至也臨川吳氏曰。近柔中之君。其志得行也○沙隨程氏曰。震用伐鬼方。此大臣贊其興衰撥亂之事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傳 五文明之主。居剛而應剛。其處得中。虛其心而陽爲之輔。雖以柔居尊。處之至正至善。无不足也。既得貞正故吉而无悔。貞其固有。非戒也。以此而濟。无不濟也。五文明之主。故稱其光。君子德輝之盛而功實稱之。有孚也。上云吉。以貞也。柔而能貞德之吉也。下云吉。以功也。既光而有孚。時可濟也

本義 以六居五。亦非正也。然文明之主。居中應剛。虛心以求下之助。故得貞而吉。且无

悔。又有光輝之盛。信實而不妄言而又吉也李氏光曰。九二中正之臣。爲之正應。四上二陽相與夾輔。能虛已而任用之。故貞吉而无悔也○林氏栗曰。四應在初。故先悔而後亡。五應在二。故貞吉而无悔○節齋蔡氏曰。文明之主。故稱君子之光。下得二四恭順剛明之臣。故言孚吉○雲峯胡氏曰。九居四非貞。貞吉悔亡。勉之之辭也。六居五亦非貞。貞吉无悔。與之之辭也。蓋五文明之主。是爲君子之光。虛心以求九二剛中之助。是爲有孚。此所以爲正吉而又吉也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傳 光盛則有暉。暉。光之散也。君子積充而光盛。至於有暉。善之至也。故重云吉 本義 暉者光之散也 童溪王氏曰。暉者。光之發也。光盛則有暉。然則暉生於光。而光又生於謙。此六五所以爲未濟之謙主也○中溪張氏曰。君臣同心以致治。則未濟者終濟矣。此君子所以有光暉之吉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傳 九以剛在上剛之極也居明之上明之極也剛極而能明則不爲躁而爲決明能燭理剛能斷義居未濟之極非得濟之位无可濟之理則當樂天順命而已若否終則有傾時之變也未濟則无極而自濟之理故止爲未濟之極至誠安於義命而自樂則可无咎飲酒自樂也不樂其處則忿躁隕穫入于凶咎矣若從樂而耽肆過禮至濡其首亦非能安其處也有孚自信于中也失是失其宜也如是則於有孚爲失也人之處患難知其无可奈何而放意不反者豈安於義命者哉

建安丘氏曰既言飲

酒之无咎。復言飲酒濡首之失何耶。蓋飲酒可也。耽飲而至於濡首。則昔之有孚者。今失於是矣○誠齋楊氏曰。既濟上六之濡首者。水也。未濟上九之濡首者。非水也。酒也。水之溺人。溺其一身。酒之溺人。溺其心以及其天下國家。故洚水之害。小於儀狄之酒。禹惡旨酒之功。大於平洚水

本義 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時將可以有爲。而自信自養以俟命。无咎之道也。若縱而不反。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則過於自信而失其義矣

朱子曰。未濟卦取狐爲象。上象頭。下象尾○未濟只陽爻便好。陰爻便不好。但六五上九兩爻不如此。六五謂其得中。故以爲吉。上九有可濟時之才。又當未濟之極。可以濟矣。亦云不吉。更曉不得。又曰。濡首分明是狐過溪而濡其首。今象却云飲酒濡首。皆不可曉○問未濟上九以陽居未濟之極。宜可以濟。而反不善者。竊謂未濟。則當寬靜以待。九二九四以陽居陰。皆能靜守。上九則極陽不中。所以如此。曰。也未見得是如此。大抵時運既當未濟。雖有陽剛之才。亦无所用。況又不得位。所

以如此○易不是說殺底物事。只可輕輕地說。若是確定一爻吉一爻凶。便是楊子雲太玄了。易不恁地。兩卦各自說濡尾濡首。不必拘說在此言首。在彼言尾。大槩旣濟是那日中衙晡時候。盛了只是向衰去。未濟是那五更初時。只是向明去。聖人當初見這箇爻裏有這箇意思。便說出這一爻來。或是從陰陽上說。或是從卦位上說。他這箇說得散漫。不恁地逼拶他。他這箇說得疏到他密時。盛水不漏。到他疏時。疏得无理會。若只要就名義上求他。便是今人說易了。大失他易底本意。周公做這爻辭。只依稀地見這箇意。便說這箇事出來。大段散漫○節齋蔡氏曰。五爲濟主。三四助之。已成濟功矣。己獨處上。无所用力。唯孚于飲酒自樂。不妄生事。乃爲无咎。又曰。旣濟之後必亂。故主在初卦。而亨取二。未濟之後必濟。故主在上卦。而亨取五○雲峯胡氏曰。旣濟三陽皆得位。未濟三陽皆失位。然旣濟初曳輪。未濟二亦曳輪。旣濟三伐鬼方。未濟四亦伐鬼方。旣濟之五反不如未濟之上者。以時而言。未濟不如旣濟之初。旣濟不如未濟之終也。程傳於此二爻。發出義命二字。本義分言之。蓋謂未濟之極。將可濟矣。自信自養所以俟命也。若縱而不反。如狐之濡其首。則過於自信自養而失

其義矣。命在天。義在我。不能自信自樂以俟命。非也。過於自信自樂而失我之義。亦非也。周公係易。於既濟之終。以濡其首爲時事之失。於未濟之終。以濡其首爲人事之失。其與民同患之意愈切。故於辭愈懼。善學易者信不可頃刻不知所懼也○西溪李氏曰。聖人設卦必終於未濟者。所以寓生生不窮之意也。未濟易之終。上九未濟之終。生生不窮之理在是。夫亂者治之基。治者亂之伏。未濟之極豈終不濟哉。以上九之才言。終於必濟矣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傳 飲酒至於濡首。不知節之甚也。所以至如是。不能安義命也。能安則不失其常矣

雲峯胡氏曰。既濟以中道。離之中也。未濟中以行正。坎之中也。既濟九五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時。時即所謂中也。未濟上九不知節。節即所謂中也。堯之授舜。只是一中字。易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時字。易於小象之末曰中。曰時。易之大義畧可見矣。末一句亦不知節也。

不知節者。不知隨時以取中也。大易教人之意切矣○或問居未濟之時。未可動作。初六陰柔不能固守而輕進。故有濡尾之吝。九二陽剛得中得正。曳其輪而不進。所以貞吉。朱子曰。也是如此。大槩難曉。又曰。大槩未濟之下卦。皆是未可進用。濡尾曳輪。皆是此意。六三未離坎體。便也不好。到四五已出乎險方好。上九又不好了○未濟與既濟諸爻。頭尾相似。中間三四兩爻如損益模樣。顛倒了他。曳輪濡尾在既濟爲无咎。在此卦則或吝或貞吉。這便是不同了○建安丘氏曰。未濟合坎離成卦。坎在內。猶有險也。故爲未濟。合六爻言之。內三爻坎險也。初言濡尾之吝。二言曳輪之貞。三有貞凶位不當之戒。皆未濟之事也。外三爻離明也。四言伐鬼方有賞。五言君子之光有孚。上言飲酒无咎。則未濟爲既濟矣○莆陽劉氏曰。未濟下三爻未出險。初濡尾。二曳輪。三征凶。上三爻已出險矣。四志行。五有孚吉。上有孚飲酒而已。既濟吉少凶多。未濟吉多凶少。然雖吉未嘗不戒也○西溪李氏曰。上篇首乾坤。終坎離。下篇首咸恒。終既濟未濟。亦坎離也。天地之道。不過於陰陽。五行之用。莫先於水火。上篇首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

〇隆山李氏曰。陰陽之氣往來乎天地之間。或不能无過差。故聖人作易。於頤大過之後繼之以坎離。蓋以陰陽之中而救大過之弊也。於中孚小過之後繼之以既濟未濟。亦以陰陽之交而中者而救小過之弊也〇厚齋馮氏曰。乾上坤下。離東坎西。此先天之易。天地日月之四象也。故居上經之始終。以立造化之體。山澤通氣。雷風不相悖。水火相逮。此後天之易。六子之用也。故居下經之始終。以致造化之用。既濟之後猶有未濟者。亦造化之用終則有始也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二十一

